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书目



大学语文课

DA XUE YU WEN KE

艾青诗选

艾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学生必读

丛书策划: 李明生 廉 萍
装帧设计: 何 婷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艾青诗选

艾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青诗选/艾青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05-8

I. 艾… II. 艾…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79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责任印制:张文芳

艾 青 诗 选
Ai Qing Shi Xuan
艾 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605-8/I·2748

定价 18.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2000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本科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前 言

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们)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唯有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艾青:《诗与时代》

八十年来,中国新诗的探索和开拓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历史所认可,并显示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动向。然而它的成长并不平顺,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除去新诗自身的发育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思想分歧和学术性论争之外,还不断受到生存环境的干扰和制约,再加上民族的危难和长期的战争,使新诗一直不能循着正常的轨道顺利地前进。但是新诗这个带着“五四”开放精神的新生事物,并没有因自身的羸弱和外部的磨难而退缩或夭折,它不仅在困难中顽强地成长着,还使诗歌审美的意境不断地得到变革和突破。

中国萌发着无限生机的诗歌领域里,八十年来先后出现了众多的人品高洁、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和在艺术上的探求新境的精神,已使中国的新兴的诗歌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艾青便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

艾青,原名蒋正涵,于1910年3月出生在浙江金华县畈田蒋村一户地主家庭,自小寄养在本村贫苦的农民“大叶河”(即大堰河)的家里。1928年秋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画,翌年春赴法国巴黎留学,受到二十世纪现代艺术思潮的熏陶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进步活动,1932年回国,不久被投入狱中。在民族危难的时刻,艾青以献身于诗歌和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诚挚的姿态,走向闪烁着远景的地平线。他一出现便很快显示出了一种对艺术的高度敏感和创作上雄厚的力量,以及朴素自然而又坚实的现代风格,他的诗让人感到亲切和真诚。艾青从上海黑暗的牢狱中寄出的一首首以生命点燃的光焰熠熠的诗篇,倾诉了一代人的抑郁、忧伤、悲愤和理想,因而被誉为歌唱民主和战斗的“吹芦笛的诗人”。

“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待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这是诗人艾青写于抗日战争初期《诗与宣传》中的一段誓词般的话。在另一篇写于同时的《诗与时代》一文中,诗人坚定地认为,中华民族已在战火中觉醒,这个“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创作雄心的时代”使“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在同一篇文章中,诗人对中国新诗作了历史回顾,并提出十分中肯的纲领性的创作要求:

中国新诗,从“五四”时期的初创的幼稚与浅薄,进到中国古代诗词和西洋格律诗的事拟,再进到欧美现代诗诸流派之热衷的仿制,现在已慢慢地走上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阶段了。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自由的、朴素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

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它们已在中国的斗争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诗人是真诚而坚决的。他的创作热情空前的高涨，在短暂的几年(1937—1940)中，写出了他最为辉煌的诗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吹号者》、《火把》、《我爱这土地》等，它们不仅影响和震动了整个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不仅显示了艾青的创作道路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于中国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中国诗歌，真正地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严格的美学意义上的新诗。中国的新诗，也由于艾青的创作成就而获得了空前的突破。艾青无愧地成为中国诗歌队列的领唱人。

艾青所以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光辉的诗人，不是偶然的。他从小热爱艺术，对大自然，对养育他的土地和劳动人民怀有真挚的情感。在上海监牢中，艾青不得不放弃了多年热爱的绘画，而握起写诗的笔。他对绘画艺术的艰苦探求和体验，并没有从此幻灭，实际上绘画创作已深深地开拓了和丰富了他的艺术审美的疆域。他在巴黎全身心地领受过二十世纪兴起的现代艺术思潮的洗礼，还大量地阅读了波特莱尔、兰波和凡尔哈仑等人的诗。这些新颖的彩色的诗和画，使他渴求成长的纯洁的生命受到了深深的浸染和启迪。他说：“凡尔哈仑是我所热爱的。他的诗，辉耀着对于近代的社会丰富的知识，和一个近代人的明澈的理智与比一切时代更强烈更复杂的感情。”艾青还说：“我喜欢兰波和叶遂宁的天真——而后者的那种属于一个农民的对于土地的爱，是我永远感到亲切的。”艾青还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艾青对于美好的诗特别敏感，这种敏感直到晚年都没有丧失。

对于人生,艾青始终充沛着诚挚的激情,在他身上,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和诗歌创作,得到了血肉的结合。他的诗,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艾青一生最具时代气息和有艺术个性的优秀诗篇,都是在这种高昂而庄严的心态中写的。

不论做人还是写诗,艾青酷爱朴素。这朴素不是外表的,而是一种性格。他的感情总是坦率的,毫无遮蔽,没有阴暗和矫饰。艾青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出版的诗集《北方》的“序言”中说:“这集子是我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民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他并不愿意沉入哀伤和忧郁之中,他多么希望哀伤和忧郁早点结束。在抗日战争初的那两年(1937—1938)艾青的诗的确还带着一些过去的哀伤,这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他个人的,而是与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的哀感和愤懑以及对土地的眷念之情,不但不是消沉的,而且更能激起一个哀伤的民族渴求解放的意志。从艾青的诗中,我们能感到来自历史的深厚的力量,同时也能感到历史前进时的沉重感。只有多年被凌辱欺压的民族才懂得哀伤、忧郁与愤懑也能成为号召和力量,能把苦难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

艾青的诗的个性,由于总是表现为一种性格,因而是自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让人感觉不到什么痕迹。他一向认为诗的个性不是依靠技巧所能形成的,而且只有流露着性格的诗才让人感到真切,才能渗进人的心灵。艾青一生坚持用口语写诗,这与他朴素的性格相一致。他排斥华丽的矫饰,弃绝空洞的说教语言,始终采用鲜活的有流动感和弹力的语言与语调写诗,这正是现代诗应有的要素,使他的诗表现出一种散文美。谈到他的诗的散文美,人们往往拿《北方》来谈,这首诗,我们只能一口气吟

读下去,决不能离开诗而随意停顿,读者的心只能与诗的情韵一起搏动。诗的节奏沉缓而有力,没有分行的感觉,深切体会到起伏的诗行正是起伏的情感的律动。艾青的自由诗,其实是有着高度节制的,它的自由,并非散漫,它的不分行,也并非无节制。所谓诗的散文美,绝不是散文化。艾青的诗具有整体的浑厚的流动感,是一条河的生命起伏和节奏,是一片生发气韵的土地的激情。这博大而深沉的情韵,在艾青的长诗如《向太阳》、《吹号者》等里面存在,在艾青的短诗中也有,如《阳光在远处》、《我爱这土地》、《浪》等。

我以为,艾青的个性天然地契合于散文诗,它或许更能充分体现诗人的朴素、安详、浑厚与集中的艺术气质。艾青在三十年代写过很美的散文诗。他的诗具有散文美,他的散文诗又是真正的艾青风格的诗。

诗为心声。艾青的诗都是心灵的自白,没有纯客观的抽象,每一首诗都有着真情实感。即使到晚年写的哲理性小诗,也是他的全部人生体验的结晶,带着他某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哀伤、痛苦和期望。但是艾青决不写无病呻吟的诗,他一生没有呻吟过。没有呻吟,并不说明没有痛苦和哀伤。在他的许多诗里,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写的诗,包括著名的《芦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等在内,都带有发自内心的哀伤和痛苦,这是由于他一次又一次地剖解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过去。曾经有论者评述《向太阳》等诗时,一方面肯定了艾青的诗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完美性、典雅性,也肯定了章法的严整,同时又批判诗人的灵魂尽管被骚动的现实所惊醒,却仍然没有抛弃掉个人的忧郁,因而不能达到纯新的境界。我以为论者指斥的“弱点”和“问题”,正是这些诗的命脉之所在。因为诗人艾青绝不是抽象的存在,他是一个与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命运血

肉相连的现实的人,在旧中国,一个真诚的献身革命的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他的真诚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艾青不但厌恶没有真情实感的虚浮的浪漫主义,也厌恶对人生采取冷漠和旁观的自然主义。

这部《艾青诗选》选了相当数量的短诗。这些短诗,有一半写于1940年湖南的乡间。它们多半是作者在一种比较安静甚至寂寞的境况中写的。从这些小诗能觉察到诗人心灵深处的细微的颤动,还能看到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敏感。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他的诗代表了一个时代。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凝聚着并形成了一种近似大自然的气象和艺术氛围,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始终生息和奋斗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伟大时代,与民族和土地的忧患息息相连。从他的人和诗,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诗人在无比巨大的历史胸腔内,创造诗的生命的热情,这激情使人类的美好的智慧和精神能不断繁衍和光大下去。我们多灾多难,有光辉前景的伟大民族,将永远感谢诗人艾青和他的诗。

牛 汉

1996.7.

目 录

前言	牛汉 1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1
阳光在远处	2
那边	3
聆听	5
透明的夜	6
大堰河——我的保姆	10
叫喊	15
芦笛	17
巴黎	20
马赛	28
监房的夜	34
一个拿撒勒人的死	35
ORANGE	42
ADIEU	44
病监	46
铁窗里	48
画者的行吟	51
古宅的造访	54
我的季候	57

雨的街	59
黎明	60
路	61
搏动	62
灯	63
辽阔	64
九百个	65
常州	80
马槽	82
窗	85
卖艺者	86
晨歌	89
小黑手	90
梦	92
春雨	94
太阳	96
煤的对话	98
春	99
生命	100
浪	102
笑	103
黎明	106
死地	109
复活的土地	114
他起来了	116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118
手推车	122

风陵渡	128
北方	125
向太阳	130
黄昏	148
秋日游	149
斜坡	151
秋晨	152
我爱这土地	153
吊楼	154
冬日的林子	157
乞丐	158
街	160
我们的田地	162
怀临汾	164
吹号者	166
他死在第二次	173
桥	188
秋	189
秋晨	190
低洼地	191
水牛	193
浮桥	194
街	197
旷野	198
冬天的池沼	204
树	205
解冻	206

愿春天早点来	209
船夫与船	211
沙	212
山城	213
独木桥	215
无题	216
湘南诗草	217
水鸟	219
鸬	220
青色的池沼	221
山毛榉	222
农夫	223
没有弥撒	224
土地	227
太阳	229
月光	231
矮小的松木林	233
灌木林	234
初夏	236
鞍鞢店	238
火把	241
城市人	283
群众	286
旷野(又一章)	288
公路	293
夜(一)	298
夜(二)	300

高粱	301
刈草的孩子	302
老人	303
荒凉	304
篝火	305
捉蛙者	306
人造雨	308
雾	309
潭	313
古松	314
我的父亲	316
少年行	326
秋天的早晨	328
强盗和诗人	331
时代	333
村庄	336
给太阳	339
太阳的话	341
我的职业	342
河(一)	346
河(二)	347
黎明的通知	348
河边诗草(五首)	352
野火	356
风的歌	358
献给乡村的诗	364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绿的草原，
绿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鲜的乳液似的烟……

啊，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
田野是多么新鲜！
看，
微黄的灯光，
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时间。
看！

1932年1月25日 由巴黎到马赛的路上

阳光在远处

阳光在沙漠的远处，
船在暗云遮着的河上驰去，
暗的风，
暗的沙土，
暗的

旅客的心啊。

——阳光嘻笑地

射在沙漠的远处。

1932年2月3日 苏伊士河上

那 边

黑的河流，黑的天。

在黑与黑之间，

疏的，密的，

无千万的灯光。

一切都静默着，

只有那边灯光的一面，

铁的声音，

沸腾的人市的声音，

不断地煽出。

在千万的灯光之间，

红的绿的警灯，一闪闪的亮着，

在每秒钟里，

它警告着人世的永劫的灾难。

黑的河流，黑的天，

在黑与黑之间，

疏的，密的，

无千万的灯光，

看吧，那边是：
永远在挣扎的人间。

1932 年 2 月 26 日 湄公河畔

聆 听

驰荡呀
驰荡呀
法南水电厂的吼声
彻叫着：夜
沉在监狱的房里
震摇的
夹着难友的鼾声呀
像大航轮般
在深蓝的海洋上
以速力钻开了水波
夜
它前进着……

1932 年 上海

透 明 的 夜

一

透明的夜。

……阔笑从田埂上煽起……

一群酒徒，望

沉睡的村，哗然地走去……

村，

狗的吠声，叫颠了

满天的疏星。

村，

沉睡的街

沉睡的广场，冲进了

醒的酒坊。

酒，灯光，醉了的脸

放荡的笑在一团……

“走

到牛杀场，去
喝牛肉汤……”

二

酒徒们，走向村边
进入了一道灯光敞开的门，
血的气息，肉的堆，牛皮的
热的腥酸……
人的嚣喧，人的嚣喧。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十几个生活在草原上的
泥色的脸。

这里是我们的娱乐场，
那些是多谙熟的面相，
我们拿起
热气蒸腾的牛骨
大开着嘴，咬着，咬着……

“酒，酒，酒
我们要喝。”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牛的血，血染的屠夫的手臂，
溅有血点的
屠夫的头额。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我们火一般的肌肉，以及
——那里面的——
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从各个角落来的——
夜的醒者
醉汉
浪客
过路的盗
偷牛的贼……

“酒，酒，酒
我们要喝。”

三

.....
“趁着星光，发抖
我们走……”
阔笑在田堤上煽起……
一群酒徒，离了
沉睡的村，向
沉睡的原野
哗然地走去……

夜,透明的
夜!

1932年9月10日

大堰河——我的褓姆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褓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
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

贴在灶边的墙上，
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地叫她“婆婆”

.....

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死时，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
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
她死时，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大堰河，含泪地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地去了。

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当我经了长长的飘泊回到故土时，
在山腰里，田野上，
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
这，这是为你，静静地睡着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你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容颜，
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
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
呈给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褴褛和她们的儿子，
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
你的儿子，
我敬你
爱你！

1933年1月14日 雪朝

叫 喊

在彻响声里
太阳张开了炬光的眼，
在彻响声里
风伸出温柔的臂，
在彻响声里
城市醒来……

这是春，
这是春的上午，

我从阴暗处
怅望着
白的亮的宇宙，
那里，
生命是转动着的，
那里，
时间像一个驰着的轮子，
那里，
光在翩翩地飞……

我从阴暗处

怅望着
白的亮的
波涛般跳跃着的宇宙，

那是生活的叫喊着的海啊！

1933年3月13日

芦 笛

——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

J'avais un mirliton que je n'aurais pas échangé
contre un bâton de maréchal de France.

——G. Apollinaire^①

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
带回了一支芦笛，
同着它，
我曾在大西洋边
像在自己家里般走着，
如今
你的诗集“Alcool”^② 是在上海的巡捕房里，
我是“犯了罪”的，
在这里
芦笛也是禁物。
我想起那支芦笛啊，
它是我对于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

① 法文：当年我有一支芦笛，
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

——阿波里内尔

② 法文：酒。

阿波里内尔君，
你不仅是波兰人，
因为你
在我的眼里，
真是一节流传在蒙马特的故事，
那冗长的，
感人的，
由玛格丽特震颤的褪了脂粉的唇边
吐出的蓝色的故事。
谁不应该朝向那
白里安和俾士麦的版图
吐上轻蔑的唾液呢——
那在眼角里充溢着贪婪，
卑污的盗贼的欧罗巴！
但是，
我耽爱着你的欧罗巴啊，
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
在那里，
我曾饿着肚子
把芦笛自矜地吹，
人们嘲笑我的姿态，
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
人们听不惯我的歌，
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滚吧，
你们这些曾唱了《马赛曲》，
而现在正在淫污着那

光荣的胜利的东西！
今天，
我是在巴士底狱里，
不，不是那巴黎的巴士底狱。
芦笛并不在我的身边，
铁镣也比我的歌声更响，
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
为了它是在痛苦地被辱着，
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
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
在它出来的日子，
将吹送出
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
毁灭的咒诅的歌。
而且我要将它高高地举起，
以悲壮的 Hymne^①
把它送给海，
送给海的波，
粗野的嘶着的
海的波啊！

1933年3月28日

① 法文：颂歌。

巴 黎

巴黎

在你的面前

黎明的，黄昏的

中午的，深宵的

——我看见

你有你自己个性的

愤怒，欢乐

悲痛，嘻戏和激昂！

整天里

你，无止息地

用手捶着自己的心肝

捶！捶！

或者伸着颈，直向高空

嘶喊！

或者垂头丧气，锁上了眼帘

沉于阴邃的思索，

也或者散乱着金丝的长发

漱声歌唱，

也或者

解散了绯红的衣襟

赤裸着一片鲜美的肉

任性的淫荡……你！
尽只是朝向我
和朝向几十万的移民
送出了
强韧的，诱惑的招徕……
巴黎，
你患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

.....

看一排排的电车
往长道的顶间
逝去……
却又一排排地来了！
听，电铃
叮叮叮叮地飞过……
群众的洪流
从大街流来
分向各个小弄，
又从各个小弄，折回
成为洪流，
聚集在
大街上
广场上
一刻也不停地
冲荡！
冲荡！
一致地呼嚷
徘徊在：

成堆成垒的
建筑物的四面，
和纪念碑的尖顶
和铜像的周围
和大商铺的门前……
手牵手的大商场啊，
在阳光里
电光里
永远地映照出
翩翩的
节日的
Severini^① 的“斑斑舞蹈”般
辉煌的画幅……
从 Radio^②
和拍卖场上的奏乐，
和冲击的
巨大的力的
劳动的
叫嚣——
豪华的赞歌，
光荣之高夸的词句，
钢铁的诗章——
同着一篇篇的由
公共汽车，电车，地道车充当

① 意大利现代画家。

② 法文：无线电广播。

响亮的字母，
柏油街，轨道，行人路是明快的句子，
轮子 + 轮子 + 轮子是跳动的读点
汽笛 + 汽笛 + 汽笛是惊叹号！——
所凑合拢来的无限长的美文
张开了：一切派别的派别者的
多般的嘴，
一切奇瑰的装束
和一切新鲜的叫喊的合唱啊！
你是——
所有的“个人”
和他们微妙的“个性”
朝向群众
像无数水滴，消失了
和着万人
汇合而成为——
最伟大的
最疯狂的
最怪异的“个性”。
你是怪诞的，巴黎！
多少世纪了
各个年代和各个人事的变换，
用
它们自己所爱好的彩色
在你的脸上加彩涂抹，
每个生命，每次行动
每次杀戮，和那跨过你的背脊的战争，

甚至于小小的婚宴，
都同着
路易十六的走上断头台
革命
暴动
公社的诞生
攻打巴士底一样的
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而且忠诚地记录着：
你的成长
你的年龄，
你的性格和气质
和你的欢喜以及悲哀。
巴黎
你是健强的！
你火焰冲天所发出的磁力
吸引了全世界上
各个国度的各个种族的人们，
怀着冒险的心理
奔向你
去爱你吻你
或者恨你到透骨！
——你不知道
我是从怎样的遥远的草堆里
跳出，
朝向你
伸出了我震颤的臂

而鞭策了自己
直到使我深深地受苦！
巴黎
你这珍奇的创造啊
直叫人勇于生活
像勇于死亡一样地鲁莽！
你用了
春药，拿破仑的铸像，酒精，凯旋门
铁塔，女性
卢佛尔博物馆，歌剧院
交易所，银行
招致了：
整个地球上的——
白痴，赌徒，淫棍
酒徒，大腹贾，
野心家，拳击师
空想者，投机者们……
啊，巴黎！
为了你的嫣然一笑
已使得多少人们
抛弃了
深深地爱着的他们的家园，
迷失在你的暧昧的青睐里，
几十万人
都化尽了他们的精力
流干了劳动的汗，
去祈求你

能给他们以些须的同情

和些须的爱怜！

但是

你——

庞大的都会啊

却是这样的一个人

铁石心肠的生物！

我们终于

以痛苦，失败的沮丧

而益增强了

你放射着的光彩

你的傲慢！而你

却抛弃众人在悲恸里，

像废物一般地

毫无惋惜！

巴黎，

我恨你像爱你似的坚强：

莫笑我将空垂着两臂

走上了懊丧的归途，

我还年轻！

而且

从生活之沙场上所溃败了的

决不只是我这孤单的一个！

——他们实在比为你所宠爱的人

人数要多得可怕！

我们都要

在远离着你的地方

——经历些时日吧
以磨练我们的筋骨
等时间到了
就整饬着队伍
兴兵而来！
那时啊
我们将是攻打你的先锋，
当克服了你时
我们将要
娱乐你
拥抱着你
要你在我们的臂上
癫笑歌唱！
巴黎，你——噫，
这淫荡的
淫荡的
妖艳的姑娘！

马 赛

如今
无定的行旅已把我抛到这
陌生的海角的海滩上了。

看城市的街道
摆荡着，
货车也像醉汉一样颠扑，
不平的路
使车辆如村妇般
连咒带骂地滚过……
在路边
无数商铺的前面，
潜伏着
期待着
看不见的计谋，
和看不见的欺瞒……
市集的喧声
像出自运动场上的千万观众的喝彩声般
从街头的那边
冲击地
播送而来……

接连不断的行人，
匆忙地，
踉跄地，
在我这迟缓的脚步旁边拥去……
他们的眼都一致地
观望他们的前面
——如海洋上夜里的船只
朝向灯塔所指示的路，
像有着生活之幸福的火焰
在茫茫的远处向他们招手

.....

在你这陌生的城市里，
我的快乐和悲哀，
都同样地感到单调而又孤独！
像唯一的骆驼，
在无限风飘的沙漠中，
寂寞地寂寞地跨过……
街头群众的欢腾的呼嚷，
也像飓风所煽起的沙石，
向我这不安的心头
不可抗地飞来……
午时的太阳，
是中了酒毒的眼，
放射着混沌的愤怒
和混沌的悲哀……
它
嫖客般

凝视着
厂房之排列与排列之间所伸出的
高高的烟囱。
烟囱！
你这为资本所奸淫了的女子！
头顶上
忧郁的流散着
弃妇之披发般的黑色的煤烟……
多量的
装货的麻袋，
像肺结核患者的灰色的痰似的
从厂旁的门口，
不停地吐出……看！
工人们摇摇摆摆地来了！
如这重病的工厂
是养育他们的母亲——
保持着血统
他们也像她一样地肌瘦枯干！
他们前进时
溅出了沓杂的言语，
而且
一直把繁琐的会话，
带到电车上，
和着不止的狂笑
和着习惯的手势
和着红葡萄酒的
空了的瓶子。

海岸的码头上，
堆货栈
和转运公司
和大商场的广告，
强硬的屹立着，
像林间的盗
等待着及时而来的财物。
那大邮轮
就以熟识的眼对看着它们
并且彼此相理解地喧谈。
若说它们之间的
震响的
冗长的言语
是以钢铁和矿石的词句的，
那起重机和搬运车
就是它们的怪奇的嘴。
这大邮轮啊
世界上最堂皇的绑匪！
几年前
我在它的肚子里
就当一条米虫般带到此地来时，
已看到了
它的大肚子的可怕的容量。
它的饕餮的鲸吞
能使东方的丰饶的土地
遭难得

比经了蝗虫的打击和旱灾
还要广大，深邃而不可救援！
半个世纪以来
已使得几个民族在它们的史页上
涂满了污血和耻辱的泪……
而我——
这败颓的少年啊，
就是那些民族当中
几万万里的一员！
今天
大邮轮将又把我
重新以无关心的手势，
抛到它的肚子里，
像另外的
成百成千的旅行者们一样。
马赛！
当我临走时
我高呼着你的名字！
而且我
以深深了解你的罪恶和秘密的眼，
依恋地
不忍舍去地看着你，
看着这海角的沙滩上
叫嚣的
叫嚣的
繁殖着那暴力的
无理性的

你的脸和你的
向海洋伸张着的巨臂，
因为你啊
你是财富和贫穷的锁孔，
你是掠夺和剥削的赃库。

马赛啊
你这盗匪的故乡
可怕的城市！

监 房 的 夜

像栖息在海浪不绝的海角上
听风啸有如听我自己的回想
心颠扑的陈年的破旧的船只
永远在海浪与海浪之间飘荡

看夜的步伐比白日更要漫长
守望铁窗像嫌厌久了的辰光
水电厂的彻宵的露喧震颤着
在把我那巨流般的生活重唱

昔日我曾寝卧在它的歌唱里
具有一副钢筋铁骨
而且也具有创造者的光荣

今宵它的歌像有意向我撝揄
——如爱者弃我远去
沉溺的浸淫在敌人的怀中

一个拿撒勒人的死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新约·约翰福音》十二章

朝向耶路撒冷

“和散那！和散那！”的呼声

像归巢的群鸦般聒叫着

成百成千的群众

拥着那骑在驴背上的拿撒勒人

望宏伟的城门

前进着……

拿撒勒人

在清瘦的脸上

露着仁慈的笑容。

那微笑里

他记忆起

昨天在伯大尼的宴席上

当玛利亚

倒了哪哒香膏在他脚背上的时候，

同席的加略人犹大的言语

“这香膏

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周济穷人呢？”

——他说时，露着狡猾的贪婪的光——

如今

在驴背上的——微笑的

被人们欢呼做“以色列王”的

拿撒勒人，已知道了

他自己在这世界上的

生命之最后的价格。

逾越节的前晚

在兴腾的餐桌上

当那加略人犹大

受了他的遣发

带着钱袋出去之后

他为自己在世之日的短促

以爱的教言遗赠给

那十一个敬慕他的门人

并张开了两臂

申言着：

“荣耀将归于那遭难的人之子的

……不要悲哀，不要懊丧！

我将孤单地回到那

我所来的地方。

一切都将更变

世界呵

也要受到森严的审判

帝王将受谴责
盲者，病者，贫困的人们
将找到他们自己的天国。
朋友们，请信我
凭着我的预言生活去，
看明天
这片广大的土地
和所有一切属于生命的幸福
将从凯撒的手里
归还到那
以血汗灌溉过它的人们的！

.....

不要懊丧，不要悲哀！”
穿过黑色之夜
他和他的十一个门徒
经了汲沦溪
进入那惯常聚集的果园里时
看到了
从小径的那边
闪着灯笼和火把的光
兵士，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
随着那加略人犹大
向这边走来……
“拿撒勒人
在哪里？”
——他看到犹大的眼在暗处
向他固执的窥视着——

于是他走上前去
以手指指着自己的胸脯，说
“是我。”
第二天的黎明
他被拉到彼拉多的前面受着审问
那彼拉多
摸着须子，翻弄着官腔：
“你是被祭司长和耶路撒冷的
长老们所控告的
你诱惑了良民
要拒抗给凯撒的税赋，
你是作乱的魁首
匪徒们的领袖；
你竟说
你能拆毁神的殿宇
这三天之内又建造起你自己的！
你这——
为什么不作声呢？嗯？”
经了苦刑的拷问
这拿撒勒人
坚定地说：
“胜利呵
总是属于我的！”
这时候
无数的犹太民众和祭司长
和长老们像野狗般嘶叫着：
“把他钉死！”

把他钉死！”

他被带进了衙门

那里

兵士们把他的衣服剥去

给他披上了朱红的袍子

给他戴上

用玫瑰花刺做的冠冕

把唾液吐在他的脸上

用鞭子策他的肩膀

大笑地喊着：

“拿撒勒人

恭喜你呵！”

在到哥尔哥察山的道上

兵士们把十字架压在他的肩上

——那是创伤了的肩膀——

苦苦地强迫他背负起来

用苦胆调和的酒

要他去尝。

在他的后面

跟随着一大阵的群众

一半是怀着好奇

一半是带着同情

有些信他的妇女

为他而号啕痛哭

于是他回过头来

断断续续地说：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请不要为我哭泣……”
蹒跚地到了！
他被兵士们按到十字架上
从他的手掌和脚背
敲进了四枚长大的钉子……
再把十字架在山坡上竖立起。
他的袍子已被撕成四分
兵士们用它来拈阄：
众人站在远处观望着
有的说他是圣者
有的笑他荒唐
有的摇首冷嘲
“要救人的
如今却不能救自己了。”
落日照着崎岖的山坡
大地无言地默着，
只有原野的远处
传来飓风的吼叫，
整个的苍穹下
聚集着恐怖的云霞……
白日呵，将要去了！
在这最后的瞬间
从地平线的彼方
射出一道巨光
这巨光里映出
三个黑暗的十字架上的
三具尸身——

二个盗匪相伴着
中间的那个
头上钉着一块牌子
那上面
写着三种文字的罪状：
“耶稣，犹太人的王。”

1933年6月16日 病中

ORANGE^①

圓圓的——燃燒着的
像燃燒的太陽般點亮了
圓圓的玻璃窗——
Orange——是我心的比喻
Orange——使我想起了：

一輛公共汽車
閃過了
紀念碑
十字街口的廣場
公園邊上的林蔭路，
捧著白鈴蘭花的少女
五月的一個放射著噴水池的
翩翩的
放射著愛情的水花的節日……
Orange——像那
整個的機械飲食處里
大麥酒的雪白的泡沫
所反映出的

① 法文：橙子。

红色篷帐的喜悦……

太阳的喜悦……

Orange——

像拉丁女的眼瞳子般无底的

热带的海的蓝色

那上面撩起了

听不清的歌唱

异国人的 Melancholic^①

Orange

圆圆的——燃烧着的

Orange

像燃烧着的太阳般点亮了圆圆的

玻璃窗——

Orange

使我想起了：

我的这 Orange 般的地球

和它的另一面的

我的那 Orange 般快乐的姑娘

我们曾在靠近离别的日子

分吃过一个

圆圆的——燃烧着的

Orange

Orange——是我心的比喻

1933年7月17日

① 英文：忧郁。

ADIEU^①

——送我的 R 远行^②

除开无端绪的烦恼，
一切在走着的东西
都有它一定的方向——
细雨沾着蜗牛的腿，
拉长了灰的人行道；
眼从远处的灯柱上，
撩起了低沉的音节；
梧桐树，在高墙边旁，
晨雾从它腰际，卸去
轻薄的，绉纱的短裤；
濡湿的梦，和着倦意
压垂了驴子的耳朵。
隔离着出来的日子，
年月，在这里已带走
我三页虚白的稿纸；
紧掩的，是无主的窗，
稔熟的，遂变成陌生；

① 法文：再见。

② R 指作者朋友李又然。

空阔的长街，怅望着，
朝向北边的地平线，
列车高喊地驰去了……
忽然，这蜗牛的触角，
像一支磁针般指着
另一个声音的出现：
噫，那在旅程中的你！

病 监

我肺结核的暖花房呀。

绷纱布为芙蓉花。
而蕴有醉人的气息；
死神震翼地逡巡着你，
蜜蜂般嗡嗡的是牧姆的弥撒。

清晨的露珠，
遽充做亡人额上的圣水。

铁栅为乔木的林子般丛簇，
铁栅是我们和人世的界线。
人将说：“我们都是拥抱着
我们的痛苦的基督。”
我们伸着两片红唇，
吮吻我们心中流出的脓血。

脸上浮起 Pompeii^① 的云彩了；

① 庞贝，意大利一座被火山爆发所埋葬的古城。“Pompeii 的云彩”，指火山城庞贝上空的红云，这里比喻脸上病态的红潮。

于是牧姆把寒热表，
插进了我的火山口。

黑猫无声地溜过时，
人们忙于收殓死者的卧榻了。

我肺结核的暖花房呀；
那里在 150° 的温度上，
从紫丁香般的肺叶，
我吐出了艳凄的红花。

铁 窗 里

只能通过这唯一的窗，

我才能——

看见熔铁般红热的奔流着的朝霞；

看见潮退后星散在平沙上的贝壳般的云朵；

看见如浓墨倾泻在素绢上的阴霾；

看见如披挂在贵妇人裸体上的绀色薄纱的霓彩；

看见去拜访我的故乡的南流的云；

看见拥上火太阳的东海的云；

看见法兰西绘画里的塞纳河上的晴空；

看见微风款步过海面时掀起鱼鳞样银浪般的天；

看见狂热的夏的天，抑郁的春的天，飘逸而

又凄凉的秋的天；

看见寂寞的残阳爬上

延颈歌唱在屋脊上的鸠的肩背；

看见温煦的朝日在翩跹的鸽群的白羽上闪光；

看见夜游的蝙蝠回旋在沉重的暮气里……

只能通过这唯一的窗，

我才能举起——

对于海洋的怀念，

当碧空虚阔地展开的时候；

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的太阳的怀念，
当炎阳投射在赤色的围墙上；
对于千万的伸着古铜般巨臂的新世界创造者
的怀念
当汽笛的声音悠长而豪阔地横过；
对于秋的绯红的森林与萧萧芦洲的怀念，
在秋风里；
对于家乡的满山火焰般杜鹃花的怀念，
在传来的卖花声里；
对于坐着白漆艇荡过烟水淼茫的湖的怀念，
当天空扬过一片云的白帆；
对于都市的汹涌的夜的街道的怀念，
当墙外喧响过车声与人语；
对于被夕阳烫熨着的大地的怀念；
对于雪的怀念，
五月的秋的海的怀念；
对于一切在我的记忆里留过烙印的东西，都
怀念着……

只能通过这唯一的窗，
我才能举起仰视的幻想的眼波，
在迎迓一切新的希冀——
在黄昏里希冀皓月与繁星，
在深夜希冀着黎明，
在炎夏希冀凉秋，
在严冬又希冀新春，
这不断的希冀啊，

使我感触到世界的存在；

带给我多量的生命的力。

这样，

我才能跨过——

这黎明黄昏，黄昏黎明，春夏秋冬，秋冬春夏的茫
茫的时间的大海啊。

画者的行吟

沿着塞纳河
我想起：
昨夜锣鼓咚咚的梦里
生我的村庄的广场上，
跨过江南和江北的游艺者手里的
那方凄艳的红布，……
——只有西班牙的斗牛场里
有和这一样的红布啊！
爱菲勒铁塔
伸长起
我惆怅着远方童年的记忆……
由铅灰的天上
我俯视着闪光的水的平面，
那里
画着广告的小艇
一只只地驰过……
汽笛的呼嚷一阵阵地带去了
我这浪客的回想
从蒙马特到蒙巴那司，
我终日无目的地走着……
如今啊

我也是个 Bohemien^① 了！
——但愿在色彩的领域里
不要有家邦和种族的嗤笑。
在这城市的街头
我痴恋迷失的过着日子，看哪
Chagall^② 的画幅里
那病于爱情的母牛，
在天际
无力的睁着怀念的两眼，
露西亚田野上的新妇
坐在它的肚下，
挤着香冽的牛乳……
噫！
这片土地
于我是何等舒适！
听呵
从 Cendrars^③ 的歌唱，
像 T.S.F.^④ 的传播
震响着新大陆的高层建筑般
簇新的 Cosmopolite^⑤ 的声音……
我——
这世上的生客，

① 法文：波希米亚人，流浪汉。

② 法国著名现代派画家。

③ 法国现代派诗人。

④ 法文：无线电报。

⑤ 英文：全世界的。

在他自己短促的时间里
怎能不翻起他新奇的欣喜
和新奇的忧郁呢？
生活着
像那方悲哀的红布，
飘动在
人可无懊丧的死去的
蓝色的边界里，
永远带着骚音
我过着彩色而明朗的时日；
在最古旧的世界里
唱一支锵锵的歌，
这歌里
以溅血的震颤祈祷着：
愿这片暗绿的大地
将是一切流浪者们的王国。

古宅的造访

静听这
从墙角传来的
角笛的悠长的声音……
在你那里
有个中世纪的巴黎
——远离了喧嚣
蛰伏在《圣经》里的巴黎。
当我这随着流动的时间
在不断的变形的少年
从遥远的旅舍
经了长长的散步
来到你的居家里时
真像那久久倦游的旅客
走进了一座异地的教堂
——在终日聒叫的城市当中
也得到片刻可贵的安息。
我走上暗暗的楼梯
你引我悄悄地进去
在宽大的无光的房里
回流着古木的气息；
我用感伤的凝视看着：

路易士朝式的家具
波斯纹彩的瓷器
和黑色雕花的书架上的
拉辛，莫利哀，雨果的全集。
当那静静的风
拂动了静静的白的窗帷，
你开始以微温的呼吸
震动你大波形的
单薄的胸间衣绉；
停滞在思索里的
幽默的蓝眼
在揣想我幽默的心怀；
你金黄的髻髻长发
在我的眼前
展开了一个
幻想的多波涛的海……
沉浸在淡紫的宇宙里，
你安详地摆动着你
丰满的圆润的胸脯
——那使我遥遥的想起
拉飞尔的
充满妩媚的日子……
我以迟缓的眼波
聆听你微颤的金声
给我传述：
神和人的故事
太阳的故事

哀罗丝的故事
和缪塞的诗篇里的
一滴眼泪变成
珍珠的故事……
让我无言地
和你对坐着
在古旧的遗梦里
做一个圣洁的
爱的悠长的漫游吧；
但是，你听呀
那古旧的木制的挂钟
它已露出学究的庄严，
诙谐地
用急促的鸡唱的音调，
既欢迎我默默地到来
却又催我默默地归去……

我的季候

今天已不能再坐在
公园的长椅上，看鸽群
环步于石像的周围了。
唯有雨滴
做了这里的散步者；
偶尔听见从静寂里喧起的
它的步伐之单调而悠长的声响，
真有不可却的抑郁
袭进你少年的心头啊。
沿着无尽长的人行道，
街树枝头零落的点滴
飘散在你裸露的颈上；
伸手去触围着公园的
铁的栏栅，像执着
倦于憎爱的妇女之腻指，
使你感到有太快慰了的
新凉……
这是我的季候……
让我打着断续而扬抑起
直升到空虚里去的
音节之漫长的口哨，

向一切无人走的道上走去……
每当我想起了……初春之
过甚的浮夸，夏的傲慢的
炽烈，并严冬之可叹的
冷酷时，我愿岁岁朝朝
都挽住了这般的
含有无限懊丧的秋色。
乌黑的怨恨，金煌的情爱
它们一样地与我无关；
而对于生命的挂怀，
和什么幸运的热望呀，
已由萧萧初坠的残叶，
告知你以可信的一切了。
秋啊！
你全般灰色的雨滴，
请你伴着我——为了我
已厌倦于听取那些
佯作真理的烦琐的话语——
和我守着可贵的默契，
跨过那
由车轮溅起了
污水的广场，往不知
名的地方流浪去吧！

雨 的 街

沥青和煤油旋流在血管里
记不清是多远的年代
在回忆上打了烙印的
一条铺满铁屑的街
街灯睁着唯一的眼凝视着
潮湿的石子路
——闪着银鳞的长鱼……
街尾顶点的小咖啡店里
一个外国人坐在最暗的一角
他面前的 Crème^① 冷了
窗玻璃流着眼泪
他的脑纹上呈现着一张风景画
——柳树向着瓦屋淋着水滴
另一边一个少女的半身像
眺望那霏雨的天幅员
这一切都被时间浸蚀得模糊
束在皱了的花边似的脑纹里
快要消磨得看不见了

① 法文：奶油。这里指一种奶油调味液。

黎 明

啁啾的小雀淹留着
不是淹留在家园的檐角

阴郁的电线久已成了
比竹篱更阴郁的家

航轮起破的哨声之后
瓦背上定留新的冷感

梦，已随天边的星坠了
瑟缩的心不再有鼓翼的勇气

天幕是翻飞在窗外的灰蓝布
它飘起了冥想的又一个开始

路

走过了路灯的
又是黑暗的路

黑暗里，听惯了
和回想并肩的脚步

六年的冗长使这路的步行者
走过了比这路更长千倍的

曾经是并肩的人呢？
总已分散在遗忘的国土

走过了路灯的
将又是黑暗的路……

搏 动

心的搏动，能衡量
这病的搏动么？

都市的，夜的光之海，
常给我以太重的积压；

积压的纵或不是都市的
繁杂的音色也吧；

积压的而是回想
音色的都市吧！

但是，心的搏动果能
衡量我这病的搏动么？

灯

盼望着能到天边
去那盏灯的下面——
而天是比盼望更远的！
虽然光的箭，已把距离
消灭到乌有了的程度；
但怎么能使我的颤指，
轻轻的抚触一下
那盏灯的辉煌的前额呢？

辽 阔

辽阔的夜，已把
天幕廓成辽阔了！

无垠的辽阔之底
闪着一颗晶莹的星……

你说，那就是
我们的计程碑吗？

辽阔的夜，在辽阔的
天幕之下益显得辽阔了……

九 百 个

—

渔阳，
快到了吧？

夜是这般黝黑，
风是这般凄厉。
我们身上淋着雨水，
我们的脚溅着泥浆。

渔阳，
还有多少路？

疲乏压着我们的背，
饥饿拉住我们的腿，
长官叱骂着我们，
皮鞭抽打着我们；

渔阳，
还有几天呢？

我们走过无边的原野，
我们走过荒原的秋林；
悠长的黑的夜啊！
困苦的泥泞的路啊！

渔阳，
快到了吧？

二

在沓杂的脚步声里，听：
“我们没有幸福，
我们都是奴隶！”

“我们的生活，
饥饿，疾病，耻辱！
他们的生活，
温饱，骄奢，淫逸！”

在沓杂的脚步声里，听：
“田地要荒了，
果园也将长满野草；
遥望烟雾弥漫的天边，
我们妻女的眼泪，将
洒在故乡枯干的土地上……”

在沓杂的脚步声里，听：

“纳不出给秦国的税，
我们的田地将被占据；
还不了债主们的债，
我们的妻女将被奸污！”

在沓杂的脚步声里，听：
“昨天，
我们流尽劳动的苦汗，
造成剥削者的安乐；
昨天，
我们溅出生命的鲜血，
去保卫秦皇的幸福。”

在沓杂的脚步声里，听：
“我们没有幸福，
我们都是奴隶！”

三

在林子里
有个村
叫大泽乡。

雨更大了，
我们躺下吧！
我们不走了吧！

雨更大了，
我们——九百个
躺在村边的破庙里，
我们——九百个
个个都在忧伤！

雨在哭泣着；
但，大泽乡
今夜欢笑着；
——土豪们在欢宴
秦国的长官。

看，雨的那边
大泽乡的姑娘
华衣招展——
今夜，她们是
秦国长官的陪宾。

听，雨的那边
大泽乡
飘在笙歌里……
听，雨的那边
大泽乡
浸在笑浪里……

醉吧，
悬灯结彩的大泽乡！

雨呜咽着，
九百个边防军
个个在恐怖着——
因为秦国
有庄严的军律：
“迟到者法斩”。

村已沉睡了；
但雨醒着，我们
九百个醒着——
个个的心里
都静静地
随着淫淫的雨
烧起
愤恨的火……

在林子里
有个村
叫大泽乡。

我们不走了吧！
雨，你任性地打吧！

四

“布满了乌云的夜，

站在浩荡的长江边上
静听着波涛冲击的声响，
从隔江的林子，随风吐出
秋天的浓烈的气息……
我恨你被雨水倾打着的
赭色的林子啊！
从那里，长出了
我们悲苦的命运——
当我伫立在
这破庙的门前
向那天的边际凝视啊
杂着江水冲打的声音
无边的旷野不断地
流出村犬的吠声；
黑遽的土地也不断地
送出我永远难忘的
痛苦的记忆……
土地啊！和你一样
我们是被暴乱的风雨
吹打惯了的农夫；
江河啊！和你一样
我们的心里也有巨大的
争斗的叫喊潜伏着！
我们啊！永远是
土地的儿子，
江河的儿子。

.....

看，
从破庙的里面
以高大的黑影
向这边走来的
是谁呀？”

“兄是陈胜，
弟是吴广。
但，我问你
你的眼为什么含着泪？
你的厚唇却又宽怀地笑着？
你的发像一簇临风的野草；
你的拳头有如坚硬的石块……
陈胜呀！
把你的痛苦告诉我吧！”

“既然兄是陈胜，
弟是吴广，
我们的一切都是一样：
昨天，我们是田里的佣奴——
我们血汗的收获
不够还足秦国的课税；
今天，我们是兵士
被遣发到边域去，
在那里，我们用
千万人的生命
筑成秦皇幸福的墙圉；

而敌人的骑士
勇敢里带着残忍。
所以往北方去的
从没有归来的消息——
任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
流干了期待的眼泪，
我们的尸骨将永埋在荒草里
如今，我们的行期
已被风雨的阻碍延误了！
依照秦国的军律
我们将被处死——
像镰刀割着丛草；
你我都是旷野上的好汉
生来具有宏伟的心胸
在田野的苦厄里
早已萌起战斗的志愿，
起来吧！
去唤醒
我们成千的兄弟，
整列着队伍
和暴压的秦皇对抗！
我是陈胜，
你是吴广！”

五

在到大泽乡的第七天，

晨曦刚掠过破庙的檐头，
兵士们聚集在稻草堆上，
三三五五地分散着，
传述一种星火似的消息：
昨晚从林子里飘来
有“拥护陈胜”的呼喊，
——陈胜是他们的兄弟
知道九百个痛苦
像知道他自己的痛苦一样，
兵士们的心里
个个都充满着欢喜，
像春阳照临大地
泛滥着一种光明的希冀；
吴广在兵士与兵士之间
有如水田里的青蛙
嘶声地喊，叫起了
九百只的青蛙，
在破庙的四角响应！

当雨水更疯狂地由头顶落下
那两个长官从破庙外走来，
踉踉跄跄地；
冒着血丝的眼
还留着昨夜
美酒，女人，脂粉的醉意，
跑到破庙门口，他们
突然圆瞪着眼

叱骂着星散的兵士，
说他们是狗，是畜类……
这时候，
九百个的心
早已串成一条
复仇的链索了！
那大汉子——吴广
摆动着宽大的肩膀，
一步步地逼近长官，
以果敢的话语
向静寂的空气掷去：
“我们一共九百个，
个个都在受苦，
没有白日和黑夜，
冒着风雨奔走，
已经九天了——
我们在这潮湿的泥地上，
腐烂的稻草堆里，
挨过悠长的夜，
九百个没有一个睡眠！
而你们——你们却天天
搂抱着大泽乡的女郎
吮着美酒
在脂粉香里
昏迷地睡去……”
那两个长官的眼里
顿时冒着火焰，

破庙的四角也在骚动了！
这时，一个长官的身子
已被几个兵士扭倒在地上；
另外的一个，从腰边
抽出闪光的剑，
迅速地向吴广的胸口刺来，
吴广以敏捷的手
抵开了剑锋，
把身子往他的左面一转，
扭住了长官拿剑柄的手，
夺过了剑子，向平空
猛然地一击，于是
长官的头颅
带着飞溅的血
滚在稻草上……

九百个
在倾盆的雨声里
一齐地喊着：
“拥护陈胜！
拥护吴广！”

六

“拥护陈胜！
拥护吴广！”

“兄弟们，
天是这样下雨，
我们又过着饥饿的日子，
到渔阳早已误过了日期，
照秦国的军律，
我们——九百个
个个都要处死，
既然要死
应该死在战斗里！
应该死得光荣！
秦皇和他所属的
贪官污吏，
大腹贾，土豪们，
全是寄生虫，
吮吮我们血液的野兽，
我们的劳力
造成他们的财富；
如今，秦皇
又把我们往沙漠边上送，
在北方，朔风将像皮鞭
抽打我们的身体，
敌人的马队，在夜里
将震惊魂魄地驰过；
而他们——统治者
却在后方过着欢笑的日子……
你们知道么——
阿房宫有着永远的春色？

他们看不见
我们洒在边疆的血液！
他们的身边有的
是美女的酥胸大腿，
怎会想起我们
曝晒在荒野上的枯骨？
今天，他们为了维持
他们永久的淫逸，
我们——九百个的生命
像野草等待刈割
将成了他们军法的牺牲！
兄弟们啊！
在大地上
我们从来没有幸福，
但，天生了你我
有什么和他们两样？”
九百个
在倾盆的雨声里
一齐地喊着：
“反对到渔阳！
打倒秦皇！”

七

大泽乡咆哮了！
在狂暴的风声里，
冲出了九百个的吼叫，

那一片汪洋的大水，
象征着叛乱者的意志，
泛滥出千万年的积郁，
击碎军纪的链索，
冲陷法律的堤岸
他们的队伍是最坚强的！
而天幕下一切受辱的人们，
将应合着他们的叫喊
从林间，从茅舍，从
每个黑暗的角落奔出，
提供了自己的生命，
去扑杀那共同的仇敌！
看，那无数的黑色之群
汹涌着来了——从黑色的
土地到黑色的土地……
他们的武器，就是那
几千年来翻掘土地的
锄头，和永远伴着他们的
镰刀，他们拔起竹竿，
当作义举的大纛；
那不止的风雨，
成了他们的战鼓；
他们前进，他们呼喊
那粗暴的声音，
震颤了深厚的地层！
阵线随着时间
在田野上迅速地张开——

谁能说这就是
秦皇统治的全领域？
大地摆荡着，
扬子江也在跳跃了！
九百个做了他们的先驱
勇敢无畏地迈进着……
他们所到的地方
没有阻碍，因为
正义是属于他们的；
耻辱的将变成光荣；
束缚的也得了解放，
莫说他们凶暴得像野兽，
他们要争取生活的权利！
人们应该祝福他们
胜利，因为他们
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

常 州

这里是一片
低矮的住房，朝向天
晃着灰白的反光……
人走在街上，耳边永远
是一串包车的铃声混合着
那店铺里收音机的
低级的歌唱，围困住你！
避路的时候
常要和人相碰；
雨天
须当心踏进了水潦；
在僻静的小巷里
有太多的小便处——
阿木尼亚的气味
最普遍地流散着……
偶然，有一个上海来的小姐
她必要像游街示众地
穿过街去——
羞涩是她摩登的孤单；
最多阴丹士林布的旗袍，
无论女学生或是女佣人，

全是一律，这一点
似乎最平等，
所以京货铺子好像神庙
店伙都充做菩萨了，
学校并不少
但学生似乎是没有的——
街上，就连礼拜天也很少看见。
那些戴瓜皮帽的
可以从早上一直坐到黄昏；
茶馆的生意超过一切
他们谈话的资料
要说全世界最丰富
也并不算夸张——
从东洋人到殷汝耕，
苍蝇，蚊子，白面，红丸，
都是最好的话题。
有时，一辆轿从街上抬过，
所少的是前后吆喝的
小喽罗们，不然
我就以为是在清朝了。

1936年4月13日 常州

马 槽

——为一个拿撒勒人诞生而作

为什么又下雪呢？

木栅上的麻雀看着天

天是这么阴暗

有人走过马槽

马槽里有女性的哭泣

似乎已一夜了

任你流尽耻辱的泪

也不能润湿

冬的枯干的土地呀

有人走过马槽

马槽里传出了裂心的哀叫

噫，用无数手指

众人指着不贞的少妇

叱骂她就像马屎一样污秽

没有肯给她拿一只血盆

或是倒一桶温水的。

风从泥墙的破孔

发出寒冷的嘲笑

她挣扎挣扎挣扎

把头抵住了木栅

看，那蓬松的散发间的

两颗闪着疯狂的光辉的眼

这伯利恒被弃的女子

遂有了道德上的傲慢

给轻蔑她的人群以愤恨的反抗

周身都被汗浸湿了

风，再吹得泼辣些吧

为什么又静寂了呢

听，嫩弱的尖音从下面发出了

产妇的血

在永不开花的马槽里

散下了最艳丽的花朵

那小生命

延续了母亲的余力

在稻草堆里伸动着四肢

有人走过马槽

掷来了斜视的眼光

有人走过马槽

捏着鼻子

有人走过马槽

发出冰冷的笑

初生的婴孩

带着惶恐的哭叫

来认识这陌生的世界了

昏晕过去的

玛利亚重新清醒过来

俯下了苍白的脸

她的话伴着眼泪
断续地滚下
“孩子呀
在伯利恒
我们将要被逐的
我们去
流浪会把你养大
今天起
你记住自己是
马槽里
一个被弃的女子的儿子
痛苦与迫害诞生了你
等你有能力了
须要用自己的眼泪
洗去众人的罪恶”
她困苦地起来
把新生的裹进怀里
带着悲伤离开了马槽
雪花飘上她的散发
无声地
她去了

1936年 圣诞节

窗

在这样绮丽的日子
我悠悠地望着窗
也能望见她
她在我幻想的窗里
我望她也在窗前
用手支着丰满的下颌
而她柔和的眼
则沉浸在思念里

在她思念的眼里
映着一个无边的天
那天的颜色
是梦一般青的
青的天上面
浮起白的云片了
追踪那云片
她能望见我的影子

是的，她能望见我
也在这样的日子
因我也是生存在
她幻想的窗里的

卖 艺 者

我看着同伴的背，
他背上的
向我笑着的猴子，
大跨着我们的脚步，
穿过森林，渡过江河
向无际的大地走去……

早晨，我们在
江北的市镇上，
黄昏，我们在
江南的都会里，
一年又一年
叫，喊，笑，哭，
伴着锣鼓的声音跨过……

人将说
我们是天外的移民，
神圣得像盗匪；
我们大吹大擂地到来
又大吹大擂地去……
我们自哪儿来的？

我们往哪儿去呢？

旱荒，饥馑，战争，
把我们逐出
生我们的村庄——
像青草被连根地拔起，
谁能不怀念
那土地的气息？

让烈日与风雨
来侵蚀我们的血肉；
让饥饿与漂泊
来磨折我们的筋骨；
我们应该
向陌生人笑，哭，叫，喊！
我们流浪！
我们死亡！

前年父亲死去
在古蜀的山麓；
今年大哥新亡
在淮水的边上，
我们无声地挖着坟坑
我们无声地埋葬！

“哈！哈！哈！”
冬冬冬！铛铛铛！

我们举起了闪光的刀，
我们摇晃着绯红的布，
我们走过空中的绳索，
我们吞下坚硬的长剑，
这是我们的生活！
你们笑吧，笑吧，
“哈！哈！哈！”

哪儿是我们的故乡？
哪儿是我们的家？

我看着同伴的背，
他背上的
向我笑着的猴子，
大跨着我们的脚步，
穿过森林，渡过江河
向无边际的大地走去……

晨 歌

拭去你的眼泪吧——

打开窗

让你伏在

金黄的大鹏鸟的翅膀下……

大鹏鸟起飞时

你的梦

会离弃夜的烦忧

和黑暗之畏惧的

让它把你带去！

到无极的海洋

与无风的沙漠

或是阿尔卑斯山之巔

挟着希望的遨游者有福了

愿你借大鹏鸟的羽光

给沉睡的世界，和它的

匍匐着的众生以抚慰吧！

小 黑 手

小吉普赛
有黑的脸
有黑的手

小吉普赛
站在水果铺子的前面
看见红的柿子
看见黄的香蕉

小吉普赛
伸出小黑手
拿了一只香蕉
放进饥饿的嘴里

水果铺子的女主人
飞快地走出水果铺子
夺去了小黑手里的香蕉
而且，向小黑脸上打着

小吉普赛哭了
用小黑手

擦他的小黑脸
他一直把哭声
带到他祖父那儿
他张开饥饿的小嘴
(用我听不懂的话):
——那是吃的东西
我怎么不能吃?

梦

我们挤在一间大房子里
房子是在旷野上的
那些女人把乳头塞住那些小孩的嘴
老人痉挛地摇着头
——想把恐怖从他的头上摆去
这么多的人却没有一点声音
像有火车从远处驰来……
屋角有人在惊叫：
“飞机 飞机 飞机”
啊，
从挤满人的窗下
向铅灰色的天看哪……
“就在我们这房子的上面！”
黑色的巨翼盖满了灰色的天
还是出去吧
不论老的和带着小孩的
让不会走的给背去！
哪儿来的这么多人
快点离开这房子吧
旷野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了？
没有树 没有草

一片青色到哪儿去了？
还有那些花香呢？
——我好像在这里躺过的
那日子是红的 绿的 黄的 紫的
谁欢喜这烧焦了的气息？
谁欢喜天边的那片混浊的腥红？
不像朝云！不像晚霞！
你们为什么走那边呢
(让小孩不要哭吧)
那一条路可以通到安静的地带吗？
咳，谁能给我们一个指示的手势？
天压得更低了……
又是飞机 飞机
看，那边
扬起了泥土
房子倒了
砖飞得那么高——落下了
啊，是的
所有的树和草都是这样死去的；
但是，我们像树和草吗？
让我们不再走了吧
也不要回到避难所去！
我们应该有一个钢盔
每人应该带上自己的钢盔。

附记 193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战争的预感里做了一个梦，这诗是完全依照着那梦记录下来的——连最后的尾巴都是。

春 雨

我愿天不下雨——
让我走出这乌黑的城市里的斗室，
走过那些煤屑铺的小路
慢慢地踱到郊外去，
因为此刻是春天——
毛织物该折好的季候了。
我要看一年开放一次的
桃花与杏花
看青草丛中的溪水，
徐缓地游过去
——像一条银色的大蟒蛇；
看公路旁边的电线上的白鸽，
咕叫着，拍着翅膀的白鸽；
看那些用脚踏车滑过柏油路的少女——
那些少女爱穿短裤
在柔风里飘着她们的散发，
一片蔚蓝的天
衬出她们鲜红的两颊
和不止的晴朗的笑……
而我将躺在高岗上，
让白云带着我的心

航过天之海……

我要听那些银铃样的歌声——
来自果树园中的歌声；
那些童年之珍奇的询问；
和那些用风与草编成的情话……
愿啮草的白羊来舐我的手，
我将给篱笆边上的农妇
和她的怀孕的牝牛以祈祷；
而我也将给这远方的，迷失在
煤烟里的城市
和烦忙的人群以怜悯……
但，天却飘起霏霏的雨滴了……

1937年3月23日 上海

太 阳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
蛰伏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于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开
陈腐的灵魂

搁弃在河畔

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

1937 年春

煤的对话

——A—Y. R.

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万年的深山里
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

你的年纪——

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
比岩石的更大

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

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年代
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年代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1937 年春

春

春天了
龙华的桃花开了
在那些夜间开了
在那些血斑点点的夜间
那些夜是没有星光的
那些夜是刮着风的
那些夜听着寡妇的咽泣
而这古老的土地呀
随时都像一只饥渴的野兽
舐吮着年轻人的血液
顽强的人之子的血液
于是经过了悠长的冬日
经过了冰雪的季节
经过了无限困乏的期待
这些血迹，斑斑的血迹
在神话般的夜里
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
爆开了无数的蓓蕾
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

人问：春从何处来？
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1937年4月

生 命

有时
我伸出一只赤裸的臂
平放在壁上
让一片白垩的颜色
衬出那赭黄的健康

青色的河流鼓动在土地里
蓝色的静脉鼓动在我的臂膀里

五个手指
是五支新鲜的红色
里面旋流着
土地耕植者的血液

我知道
这是生命
让爱情的苦痛与生活的忧郁
让它去担载罢，
让它喘息在
世纪的辛酷的犁铧下，
让它去欢腾，去烦恼，去笑，去哭罢，

它将鼓舞自己
直到颓然地倒下！

这是应该的
依照我的愿望
在期待着的日子
也将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
去衬映出
新生的跃动的鲜红。

1937年4月

浪

你也爱那白浪么——
它会啃啃岩石
更会残忍地折断船橹
撕碎布帆

没有一刻静止
它自满地谈述着
从古以来的
航行者的悲惨的故事

或许是无理性的
但它是美丽的

而我却爱那白浪
——当它的泡沫溅到我的身上时
我曾起了被爱者的感激

1937年5月2日 吴淞炮台湾

笑

我不相信考古学家——

在几千年之后，
在无人迹的海滨，
在曾是繁华过的废墟上
拾得一根枯骨
——我的枯骨时，
他岂能知道这根枯骨
是曾经了二十世纪的烈焰燃烧过的？

又有谁能在地层里
寻得
那些受尽了磨难的
牺牲者的泪珠呢？
那些泪珠
曾被封禁于千重的铁栅，
却只有一枚钥匙
可以打开那些铁栅的门，
而去夺取那钥匙的无数大勇
却都倒毙在
守卫者的刀枪下了

如能捡得那样的一颗泪珠
藏之枕畔，
当比那捞自万丈的海底之贝珠
更晶莹，更晶莹
而彻照万古啊！

我们岂不是
都在自己的年代里
被钉上了十字架么？
而这十字架
决不比拿撒勒人所钉的
较少痛苦。

敌人的手
给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
从刺破了的惨白的前额
淋下的深红的血点，
也不曾写尽
我们胸中所有的悲愤啊！
诚然
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奢望，
却只愿有一天
人们想起我们，
像想起远古的那些
和巨兽搏斗过来的祖先，
脸上会浮上一片

安谧而又舒展的笑——
虽然那是太轻松了，
但我却甘愿
为那笑而捐躯！

1937年5月8日

黎 明

当我还不曾起身
两眼闭着
听见了鸟鸣
听见了车声的隆隆
听见了汽笛的嘶叫
我知道
你又叩开白日的门扉了……

黎明，
为了你的到来
我愿站在山坡上，
像欢迎
从田野那边疾奔而来的少女，
向你张开两臂——
因为你，
你有她的纯真的微笑，
和那使我迷恋的草野的清芬。

我怀念那：
同着伙伴提了篾篮
到田埂上的豆棚下
采撷豆荚的美好的时刻啊——

我常进到最密的草丛中去，
让露水浸透了我的草鞋，
泥浆也溅满我的裤管，
这是自然给我的抚慰，
我将狂欢而跳跃……

我也记起
在远方的城市里
在浓雾蒙住建筑物的每个早晨，
我常爱在街上无目的地奔走，
为的是
你带给我以自由的愉悦，
和工作的热情。

但我却不愿
看见你罩上忧愁的面纱——
因我不能到田间去了，
也不能在街上奔跑——
一切都沉默着，
望着阴郁的雨滴徘徊在我的窗前
我会联想到：死亡，战争，
和人间一切的不幸……

黎明啊，
要是你知道我曾对你
有比对自己的恋人
更不敢拂逆和迫切的期待啊——

当我在那些苦难的日子，
悠长的黑夜
把我抛弃在失眠的卧榻上时，
我只会可怜地凝视着东方，
用手按住温热的胸膛里的急迫的心跳
等待着你——
我永远以坚苦的决心，
希望在铁黑的天与地之间
会裂出一丝白线——
纵使像你故意磨折我似的延迟着，
我永不会绝望，
却只以燃烧着痛苦的嘴
问向东方：
“黎明怎不到来？”

而当我看见了
披着火焰的外衣，
从天边来到阴暗的窗口时啊——
我像久已为饥渴哭泣得疲乏了的婴孩，
看见母亲为他解开裹住乳房的衣襟
泪眼迸出微笑，
心儿感激着，
我将带着呼唤
带着歌唱
投奔到你温煦的怀里。

1937年5月23日晨

死 地

——为川灾而作

大地已死了！

——躺开着的那万顷的荒原
是它的尸体

它死在绝望里；

临终时

依然睁着枯干的眼

巴望天顶

落下一颗雨滴……

没有雨滴

甚至一颗也没有

香见的到处是：

像被火烧过的

焦黑的麦穗

与枯黄的麦秆

与龟裂了的土地

那些麻雀呢？

那些曾用小眼
偷看着我们的田鼠呢？

一切都完了！

几千万的“地之子”，
从山坡到山坡，
从田原到田原，
寻找着，寻找着
一根草，一片树叶……

没有草
也没有树叶
——因为每一点绿色
必须有一滴露珠的润泽呀
给我们那些金黄的颗粒吧！
给我们那些
闪着收获者欣喜的汗珠的颗粒吧！
给我们雨滴吧——
让我们的妇女
再唱一次感恩的歌，
让我们
再饮一次酬神的酒吧！

向着天
千万人一齐地跪下

但是
没有雨滴！

几千万的“地之子”，
从山坡到山坡，
从田原到田原，
找不到草
找不到树叶
疲乏地喘息着……

哪儿去了？
——那些每年背了征粮的袋子
来搜劫
我们留在坛里的
最后的谷粒的哪儿去了？

还有那些
在讨债时带走了
我们妻女的首饰的人呢？

村上不再有鸡犬的鸣叫
屋顶也不再冒出炊烟了
到处是男人的叹息
女人的咽泣
与孩童的哀号……

于是他们——千万的“地之子”

伸出无数的手
像冬天的林木的枯枝般的手
向死亡的大地的心脏
挖掘食粮

可怜的“地之子”们啊
终于从泥土的滋味
尝到大地母亲蕴藏着的
千载的痛苦。

于是他们
相继地倒毙了！
——像草
像麦秆
在哑了的河畔
在僵硬了的田原。

而那些活着的
他们聚拢了——
像黑色的旋风
从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旋风
卷起了黑色的沙土
在流着光之溶液的天幕下
他们旋舞着愤怒，
旋舞着疯狂……

从死亡的大地

到死亡的大地
你知道
那旋转着，旋转着的
旋风它渴望着什么呢？

我说
如有人点燃了那饥饿之火啊……

1937年6月30日

复活的土地

腐朽的日子
早已沉到河底，
让流水冲洗得
快要不留痕迹了；

河岸上
春天的脚步所经过的地方，
到处是繁花与茂草；
而从那边的丛林里
也传出了
忠心于季节的百鸟之
高亢的歌唱。

播种者呵
是应该播种的时候了，
为了我们肯辛勤地劳作
大地将孕育
金色的颗粒。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1937年7月6日 沪杭路上

他起来了

他起来了——

从几十年的屈辱里

从敌人为他掘好的深坑旁边

他的额上淋着血

他的胸上也淋着血

但他却笑着

——他从来不曾如此地笑过

他笑着

两眼前望且闪光

像在寻找

那给他倒地的一击的敌人

他起来了

他起来

将比一切兽类更勇猛

又比一切人类更聪明

因为他必须如此

因为他
必须从敌人的死亡
夺回来自己的生存

1937年10月12日 杭州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风，
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
紧紧地跟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

那从林间出现的，
赶着马车的
你中国的农夫
戴着皮帽
冒着大雪
你要到哪儿去呢？

告诉你
我也是农人的后裔——
由于你们的

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
我能如此深深地
知道了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
岁月的艰辛。

而我
也并不比你们快乐啊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
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贵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们的生命
一样地憔悴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沿着雪夜的河流，
一盏小油灯在徐缓地移行，
那破烂的乌篷船里
映着灯光，垂着头
坐着的是谁呀？

——啊，你
蓬发垢面的少妇，
是不是
你的家
——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
已被暴戾的敌人
烧毁了么？
是不是
也像这样的夜间，
失去了男人的保护，
在死亡的恐怖里
你已经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

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无数的
我们的年老的母亲，
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
就像异邦人
不知明天的车轮
要滚上怎样的路程……
——而且
中国的路
是如此地崎岖
是如此地泥泞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透过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
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
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
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
拥挤在
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颤抖着的两臂。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
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1937年12月28日夜间

手 推 车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1938年初

风 陵 渡

风吹着黄土层上的黄色的泥沙
风吹着黄河的污浊的水
风吹着无数的古旧的渡船
风吹着无数渡船上的古旧的布帆

黄色的泥沙
使我们看不见远方
黄河的水
激起险恶的浪
古旧的渡船
载着我们的命运
古旧的布帆
突破了风，要把我们
带到彼岸
风陵渡是险恶的
黄河的浪是险恶的
听呵
那野性的叫喊
它没有一刻不想扯碎我们的渡船
和鲸吞我们的生命

而那潼关啊
潼关在黄河的彼岸
它庄严地
守卫着祖国的平安。

1938年初 风陵渡

北 方

一天

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

对我说：

“北方是悲哀的。”

不错

北方是悲哀的。

从塞外吹来的

沙漠风，

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

与时日的光辉

——一片暗淡的灰黄

蒙上一层揭不开的沙雾；

那天边疾奔而至的呼啸

带来了恐怖

疯狂地

扫荡过大地；

荒漠的原野

冻结在十二月的寒风里，

村庄呀，山坡呀，河岸呀，

颓垣与荒冢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忧郁……
孤单的行人，
上身俯前
用手遮住了脸颊，
在风沙里
困苦地呼吸
一步一步地
挣扎着前进……
几只驴子
——那有悲哀的眼
和疲乏的耳朵的畜生，
载负了土地的
痛苦的重压，
它们厌倦的脚步
徐缓地踏过
北国的
修长而又寂寞的道路……

那些小河早已枯干了
河底也已画满了车辙，
北方的土地和人民
在渴求着
那滋润生命的流泉啊！
枯死的林木
与低矮的住房
稀疏地，阴郁地
散布在灰暗的天幕下；

天上，
看不见太阳，
只有那结成大队的雁群
惶乱的雁群
击着黑色的翅膀
叫出它们的不安与悲苦，
从这荒凉的地域逃亡
逃亡到
绿荫蔽天的南方去了……

北方是悲哀的
而万里的黄河
汹涌着混浊的波涛
给广大的北方
倾泻着灾难与不幸；
而年代的风霜
刻划着
广大的北方的
贫穷与饥饿啊。

而我
——这来自南方的旅客，
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扑面的风沙
与入骨的冷气
决不曾使我咒诅；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一片无垠的荒漠
也引起了我的崇敬
——我看见
我们的祖先
带领了羊群
吹着笳笛
沉浸在这大漠的黄昏里；
我们踏着的
古老的松软的黄土层里
埋有我们祖先的骸骨啊，
——这土地是他们所开垦
几千年了
他们曾在这里
和带给他们以打击的自然相搏斗，
他们为保卫土地
从不曾屈辱过一次，
他们死了
把土地遗留给我们——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它的广大而瘦瘠的土地
带给我们以淳朴的言语
与宽阔的姿态，
我相信这言语与姿态
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
永远不会灭亡；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古老的国土

——这国土

养育了为我所爱的
世界上最艰苦
与最古老的种族。

1938年2月4日 潼关

向 太 阳

从远古的墓莹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引自旧作《太阳》

— 我 起 来

我起来——
像一只困倦的野兽
受过伤的野兽
从狼藉着败叶的林藪
从冰冷的岩石上
挣扎了好久
才支撑着上身
睁开眼睛
向天边寻觅……

我——

是一个
从遥远的山地
从未经开垦的山地
到这几千万人
用他们的手劳作着
用他们的嘴呼嚷着
用他们的脚走着的城市来的
旅客，
我的身上
酸痛的身上
深刻地留着
风雨的昨夜的
长途奔走的疲劳

但
我终于起来了

我打开窗
用囚犯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
看见了黎明
——这真实的黎明啊

(远方
似乎传来了群众的歌声)
于是 我想到街上去

二 街 上

早安呵

你站在十字街头

车辆过去时

举着白袖子的手的警察

早安呵

你来自城外的

挑着满箩绿色的菜贩

早安呵

你打扫着马路的

穿着红色背心的清道夫

早安呵

你提了篮子，第一个到菜场去的

棕色皮肤的年轻的主妇

我相信

昨夜

你们决不像我一样

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

被无止的恶梦所纠缠

你们都比我睡得好啊！

三 昨 天

昨天

我在世界上

用可怜的期望
喂养我的日子
像那些未亡人
披着麻缕
用可怜的回忆
喂养她们的日子一样

昨天
我把自己的国土
 当做病院
——而我是患了难于医治的病的
没有哪一天
我不是用迟滞的眼睛
看着这国土的
 没有边际的凄惨的生命……
没有哪一天
我不是用呆钝的耳朵
听着这国土的
 没有止息的痛苦的呻吟

昨天
我把自己关在
精神的牢房里
四面是灰色的高墙
没有声音
我沿着高墙
走着又走着

我的灵魂
不论白日和黑夜
永远地唱着
一曲人类命运的悲歌

昨天
我曾狂奔在
阴暗而低沉的天幕下的
没有太阳的原野
到山巅上去
伏倒在紫色的岩石上
流着温热的眼泪
哭泣我们的世纪

现在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四 日 出

太阳出来了……
当它来时……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引自旧作《太阳》

太阳
从远处的高层建筑

——那些水门汀与钢铁所砌成的山

和那成百的烟突
成千的电线杆子
成万的屋顶
所构成的
密丛的森林里
出来了……

在太平洋
在印度洋
在红海
在地中海
在我最初对世界怀着热望
而航行于无边蓝色的海水上的少年时代
我都曾看着美丽的日出
但此刻
在我所呼吸的城市
喷发着煤油的气息
柏油的气息
混杂的气息的城市
敞开着金属的胴体
矿石的胴体
电火的胴体的城市
宽阔地
承受黎明的爱抚的城市
我看见日出
比所有的日出更美丽

五 太阳之歌

是的

太阳比一切都美丽

比处女

比含露的花朵

比白雪

比蓝的海水

太阳是金红色的圆体

是发光的圆体

是在扩大着的圆体

惠特曼

从太阳得到启示

用海洋一样开阔的胸襟

写出海洋一样开阔的诗篇

凡谷

从太阳得到启示

用燃烧的笔

蘸着燃烧的颜色

画着农夫耕犁大地

画着向日葵

邓肯

从太阳得到启示
用崇高的姿态
披示给我们以自然的旋律

太阳
它更高了
它更亮了
它红得像血

太阳
它使我想起 法兰西 美利坚的革命
想起 博爱 平等 自由
想起 德谟克拉西
想起 《马赛曲》 《国际歌》
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
人物的名字

是的
太阳是美的
且是永生的

六 太阳照在

初升的太阳
照在我们的头上
照在我们的久久地低垂着

不曾抬起过的头上
太阳照着我们的城市和村庄
照着我们的久久地住着
屈服在不正的权力下的城市和村庄
太阳照着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
照着我们的从很久以来
到处都蠕动着痛苦的灵魂的
田野，河流和山峦……

今天
太阳的眩目的光芒
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
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
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
也从那隐藏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
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
我们仰起了沉重的头颅
从濡湿的地面
一致地
向高空呼嚷
“看我们
我们
笑得像太阳！”

七 在太阳下

“看我们

我们
笑得像太阳！”

那边
一个伤兵
支撑着木制的拐杖
沿着长长的墙壁
跨着宽阔的步伐
太阳照在他的脸上
照在他纯朴地笑着的脸上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
他不知道我在远处看着他
当他的披着绣有红十字的灰色衣服的
高大的身体
走近我的时候
这太阳下的真实的姿态
我觉得
比拿破仑的铜像更漂亮

太阳照在
城市的上空

街上的人
这么多，这么多
他们并不曾向我打招呼
但我向他们走去
我看着每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人

对他们
我不再感到陌生

太阳照着他们的脸
照着他们的

光洁的，年轻的脸

发皱的，年老的脸

红润的，少女的脸

善良的，老妇的脸

和那一切的

昨天还在惨愁着但今天却笑着的脸

他们都匆忙地

摆动着四肢

在太阳光下

来来去去地走着

——好像他们被同一的意欲所驱使似的

他们含着微笑的脸

也好像在一致地说着

“我们爱这日子

不是因为我们

看不见自己的苦难

不是因为我们

看不见饥饿与死亡

我们爱这日子

是因为这日子给我们

带来了灿烂的明天的

最可信的音讯。”

太阳光

闪烁在古旧的石桥上……

几个少女——

那些幸福的象征啊

背着募捐袋

在石桥上

在太阳下

唱着清新的歌

“我们是天使

健康而纯洁

我们的爱人

年轻而勇敢

有的骑战马

驰骋在旷野

有的驾飞机

飞翔在天空……”

(歌声中断了，她们在向行人募捐)

现在

她们又唱了

“他们上战场

奋勇杀敌人

我们在后方

慰劳与宣传

一天胜利了

欢聚在一堂……”

她们的歌声

是如此悠扬
太阳照着她们的
 骄傲地突起的胸脯
和袒露着的两臂
和发出尊严的光辉的前额
她们的歌
飘到桥的那边去了……

太阳的光
泛滥在街上

浴在太阳光里的
 街的那边
一群穿着被煤烟弄脏了的衣服的工人
扛抬着一架机器
 ——金属的棱角闪着白光
太阳照在
 他们流汗的脸上
当他们每一步前进时
他们发出缓慢而沉洪的呼声
“杭——唷
杭——唷
我们是工人
工人最可怜
贫穷中诞生
劳动里成长
一年忙到头

为了吃与穿
吃又吃不饱
穿又穿不暖
杭——唷

杭——唷

自从八一三
敌人来进攻
工厂被炸掉
东西被抢光
几千万工友
饥饿与流亡
我们在后方
要加紧劳动
为国家生产
为抗战流汗
一天胜利了
生活才饱暖
杭——唷
杭——唷……”

他们带着不止的杭唷声
转弯了……

太阳光
泛滥在旷场上

旷场上
成千的穿草黄色制服的士兵

在操演
他们头上的钢盔
和枪上的刺刀
闪着白光
他们以严肃的静默
等待着
那及时的号令
现在
他们开步了
从那整齐的步伐声里
我听见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们是从田野来的

我们是从山村来的

我们生活在茅屋

我们呼吸在畜棚

我们耕犁着田地

田地是我们的生命

但今天

敌人来到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茅屋被烧掉

我们的牲口被吃光

我们的父母被杀死

我们的妻女被强奸

我们没有了镰刀与锄头

只有背上了子弹与枪炮

我们要用闪光的刺刀
抢回我们的田地
回到我们的家乡
消灭我们的敌人
敌人的脚踏到哪里
敌人的血流到哪里……

.....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

这真是何等的奇遇啊……

八 今 天

今天

奔走在太阳的路上

我不再垂着头

把手插在裤袋里了

嘴也不再吹那寂寞的口哨

不看天边的流云

不彷徨在人行道

今天

在太阳照着的人群当中

我决不专心寻觅

那些像我自己一样惨愁的脸孔了

今天

太阳吻着我昨夜流过泪的脸颊
吻着我被人间世的丑恶厌倦了的眼睛
吻着我为正义喊哑了声音的嘴唇
吻着我这未老先衰的
啊！快要佝偻了的背脊

今天

我听见

太阳对我说

“向我来

从今天

你应该快乐些呵……”

于是

被这新生的日子所蛊惑

我欢喜清晨郊外的军号的悠远的声音

我欢喜拥挤在忙乱的人丛里

我欢喜从街头敲打过去的锣鼓的声音

我欢喜马戏班的演技

当我看见了那些原始的,粗暴的,健康的运动

我会深深地爱着它们

——像我深深地爱着太阳一样

今天

我感谢太阳
太阳召回了我的童年了

九 我向太阳

我奔驰
依旧乘着热情的轮子
太阳在我的头上
用不能再比这更强烈的光芒
燃灼着我的肉体
由于它的热力的鼓舞
我用嘶哑的声音
歌唱了：
“于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开
陈腐的灵魂
搁弃在河畔……”
这时候
我对我所看见 所听见
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
我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

1938年4月 在武昌

黄 昏

黄昏的林子是黑色而柔和的
林子里的池沼是闪着白光的
而使我沉溺地承受它的抚慰的风啊
一阵阵地带给我以田野的气息……

我永远田野气息的爱好者啊……
无论我飘泊在哪里
当黄昏时走在田野上
那如此不可排遣地困惑着我的心的
是对于故乡路上的畜粪的气息
和村边的畜棚里的干草的气息的记忆啊……

1938年7月16日黄昏 武昌

秋 日 游

爱看晴朗的秋日的
云影走过的草原，
草原的低洼处
星散着白色的山羊，
它们各自啮啃着青草，
没有一个人去看管；
新筑的黄土公路沿着小溪
弯进了杂色的树林，
又出现在远方的
照着阳光的山坡上……
我们不是去访久别的朋友，
只因为这是初次走的路
在云影和阳光隐现的路上
徐缓地走着而感到单纯的欢喜……
云团在空中腾涌着
从太阳光里却飘下雨滴，
雨，随着愈下愈大了，
但四方的原野
却仍在阳光里伸展着；
我们在一个山村旁边的
几棵大树的根上坐下躲雨。

雨却又像急速的行军转向北方去了……
此刻留下的是润湿的凉气……
踏上闪着水光的石板路
走过新造的石桥
走过一个山岗
那大树林就以它的无边的荫影
迎接了我们——
这是一个由榉子树，樟树，松树
和各种不知名的树挤集成的树林啊……
当我们跨进了树林，
在草地上坐下时，
我们就惊乱了无数的白色的鹭鸶鸟——
它们拍着翅膀
嘴里发出鸣叫
在丛密的绿色中飞起——
它们大概是久久栖息在这里的隐世者吧。

1938年8月初 衡山

斜 坡

金黄的太阳辐射到
远远的小山的斜坡上——
那斜坡刚才被薄雾遮住的，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红的泥土和浅绿的草所缀成的美丽的脉络了……

我想：斜坡的下面是有村庄的吧——
以光洁的岩石当晒场
也该有壮健的少妇卷上袖管
在铺晒着昨天刚收割的谷类吧；
而她的男人赤着上身挑着担
从那昏暗的小门口走出；
而她的孩子则坐在岩石的边上
在叫唤着她……

但这一切，从这里都是看不见的啊——
一条长长的丛密的杂色的林木
已遮去了有丰富的图画的斜坡的下部。

1938年8月 衡山

秋 晨

雾气从堤岸上徐缓地升起
新耕的土地，潮湿而松软；
田亩裸卧在山坡的下面
一阵阵散发
稻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

清晨的池沼是美丽的
以深黑的水映着秋空的高阔；
一片柠檬黄的新月
镶嵌在灰青色的天顶
——只有新兵操演的声音
划过了静寂……

1938年8月 衡山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年11月17日

吊 楼

在那些城市的边上
无数的吊楼
像一群乞丐
槛楼挨着槛楼
站立在河流的两旁

河流
河流是土地的客人
——它的行脚
从不停驻在一处
它太渺茫的希望
它的希望是海洋
而吊楼
它们是宿命地
站立在河边
以黑色的窗户
当作蕴藏了无限忧郁的眼
无论清晨、黄昏，
甚至在午夜
永远看着
从他们身边

叫喊过去的波浪

而波浪

波浪是如此匆忙

它出发它旅行

它鞭策着时间

跨越过所有的艰难

——它从吊楼面前过去

不给吊楼些许的安慰

和片刻的流连

而吊楼

吊楼是悲哀的

就在有太阳的日子

他们也只能像盲女般微笑着

而在雨天

它们就像寡妇般

在河边低低地咽泣了

吊楼的前面是浮桥

浮桥上 is 慌乱地来往的行人

从这边到那边

从那边到这边

他们以交织着的脚步

永远追赶着

生活的狂热的愿望

而吊楼
吊楼是颓败的
它只能用阴黑的固执的眼
看着兴腾的人群
同时又用无力的疑惧的眼
看着光彩焕发的城市

而城市
城市在那边
以白日的人群的喧嚷
夸耀着热闹与繁荣
以黑夜的烛天的电光
放射着骄傲与奢侈

更以耸立着的钟楼
睥睨着吊楼的破烂
在那些城市的边上
无数的吊楼
像一群乞丐
襤褸挤着襤褸
站立在河流的两旁

冬日的林子

我欢喜走过冬日的林子——

没有阳光的冬日的林子

干燥的风吹着的冬日的林子

天像要下雪的冬日的林子

没有色泽的冬日是可爱的

没有鸟的聒噪的冬日是可爱的

冬日的林子里一个人走着是幸福的

我将如猎者般轻悄地走过

而我决不想猎获什么……

1939年2月15日

乞丐

在北方
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
徘徊在铁道的两旁

在北方
乞丐用最使人厌烦的声音
呐喊着痛苦
说他们来自灾区
来自战地

饥饿是可怕的
它使年老的失去仁慈
年幼的学会憎恨

在北方
乞丐用固执的眼
凝视着你
看你在吃任何食物
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

在北方

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
乌黑的手
要求施舍一个铜子
向任何人
甚至那掏不出一个铜子的兵士

1939 年春 陇海道上

街

我曾在这条街上住过——
同住的全是被烽火所驱赶的人们：
女的怀着孕，男的病了，老人呛咳着
老妇在保育着婴孩……

每个日子都在慌乱里过去；
无数的人由卡车装送到这小城，
街上拥挤着难民，伤兵，失学的青年，
耳边浮过各种不同的方言；

街变了，战争使它一天天繁荣：
两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摊，
豆腐店改为饭店，杂货铺变成旅馆，
我家对面的房子充做医院。

一天，成队黑翼遮满这小城的上空，
一阵轰响给这小城以痛苦的痉挛；
敌人撒下的毒火毁灭了街——
半个城市留下一片荒凉……

看：房子被揭去了屋盖，

墙和墙失去了连络，
井被塞满了瓦砾，
屋柱被烧成了焦炭。

人们都在悲痛里散光了，
(谁愿意知道他们到哪儿去?)
但是我却看见过一个，
那曾和我住在同院子的少女——

她在另一条街上走过，
那么愉快地向我招呼……
——头发剪短了，绑了裹腿，
她已穿上草绿色的军装了！

1939 年春 桂林

我们的田地

从什么时候起的，
我们爱这田地？
这田地是如此肥沃——
它发散着刺鼻的香气，
它的黑色是无光而柔和的。
我们从小就以赤裸的脚
蹂躏着它细软的泥土；
我们长大了，才知道
就是它，以黑色的乳液
哺育了我们的生命……
年年的春天，
我们用耕犁把它翻耕，
又用锄头把它锄碎，
分成了一排排整齐的田畦，
散下了一颗颗净洁的种子；
跟随着肥料的浇泼，
与雨露的滋润，
它吐出了一点一点的青苗；
接着太阳的曝晒
与溪流的灌溉，
它迅速地长遍了

秆与叶——这就是我们的喜悦啊！
到了夏天，
已是一片茂密的绿色
遮住了黑色的土壤；
一天一天地过去，
开花，结穗，金色的颗粒，
遍地闪烁着光彩……是秋天了！
我们以感激
迎接这收获的季节：
一颗果子，是一粒汗，
却也是一年劳力的慰安——
我们靠着它，
换得了一家的饱暖，
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我们怎能不爱
这丰饶而美丽的田地呢？

如今，无赖的暴徒
持着枪杆，从那边来了，
他们想凭着强悍
来抢夺我们的田地……
——告诉我：
如果我们失去了它，
我们怎能生活呢？

1939年春 桂林

怀 临 汾

在北方的夜里
我曾迷惑于
那空阔的高爽的灰蓝色的天
而那天是以
疏落的枣树的枝桠支撑着的

我们走上古城
看着土堡
平展在下面广大无边的原野
我们的耳边
彻响着：“战争！”

虽然是漠然地谈起朋友的踪迹
——但死了的和活着的
一样使我们亲切啊
而且我们又像那些
把人生看做浮萍的古人
慨然地接受
明天的离别

回来，我们看见

月影下的驴子
和驴子旁边蹲着的
戴着破皮帽
抽着旱烟的农民

我们沉默地踏进荒废的园子
和空寂的庭阶……
忽然又听见
街上有长鞭驱策车轮隆隆地滚过……

吹号者

好像曾经听到人家说过，吹号者的命运是悲苦的，当他用自己的呼吸磨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

吹号者的脸常常是苍黄的……

一

在那些蜷卧在铺散着稻草的地面上的
困倦的人群里，
在那些穿着灰布衣服的污秽的人群里，
他最先醒来——
他醒来显得如此突兀
每天都好像被惊醒似的，
是的，他是被惊醒的，
惊醒他的
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车轮子
滚在天边的声音。

他睁开了眼睛，
在通宵不熄的微弱的灯光里

他看见了那挂在身边的号角，
他困惑地凝视着它
好像那些刚从睡眠中醒来
第一眼就看见自己心爱的恋人的人
一样欢喜——
在生活注定给他的日子当中
他不能不爱他的号角；

号角是美的——
它的通身
发着健康的光彩，
它的颈上
结着绯红的流苏。

吹号者从铺散着稻草的地面上起来了，
他不埋怨自己是睡在如此潮湿的泥地上，
他轻捷地绑好了裹腿，
他用冰冷的水洗过了脸，
他看着那些发出困乏的鼾声的同伴，
于是他伸手携去了他的号角；

门外依然是一片黝黑，
黎明没有到来，
那惊醒他的
是他自己对于黎明的
过于殷切的想望。

他走上了山坡，
在那山坡上伫立了很久，
终于他看见这每天都显现的奇迹：
黑夜收敛起她那神秘的帷幔，
群星倦了，一颗颗地散去……
黎明——这时间的新嫁娘啊
乘上有金色轮子的车辆
从天的那边到来……
我们的世界为了迎接她，
已在东方张挂了万丈的曙光……
看，
天地间在举行着最隆重的典礼……

二

现在他开始了，
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世界上的一切，

充溢着欢愉
承受了这号角的召唤……

林子醒了
传出一阵阵鸟雀的喧吵，
河流醒了
召引着马群去饮水，
村野醒了
农妇匆忙地从堤岸上走过，
旷场醒了
穿着灰布衣服的人群
从披着晨曦的破屋中出来，
拥挤着又排列着……

于是，他离开了山坡，
又把自己消失到那
无数的灰色的行列中去。
他吹过了吃饭号，
又吹过了集合号，
而当太阳以轰响的光彩
辉煌了整个天穹的时候，
他以催促的热情
吹出了出发号。

三

那道路

是一直伸向永远没有止点的天边去的，
那道路
是以成万人的脚蹂踏着
成千的车轮滚辗着的泥泞铺成的，
那道路
连结着一个村庄又连结一个村庄，
那道路
爬过了一个土坡又爬过一个土坡，
而现在
太阳给那道路镀上了黄金了，
而我们的吹号者
在阳光照着的长长的队伍的最前面，
以行进号
给前进着的步伐
做了优美的拍节……

四

灰色的人群
散布在广阔的原野上，
今日的原野呵，
已用展向无限去的暗绿的苗草
给我们布置成庄严的祭坛了：
听，震耳的巨响
响在天边，
我们呼吸着泥土与草混合着的香味，
却也呼吸着来自远方的烟火的气息，

我们蛰伏在战壕里，
沉默而严肃地期待着一个命令，
像临盆的产妇
痛楚地期待着一个婴儿的诞生，
我们的心胸
从来未曾有像今天这样的充溢着爱情，
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
——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
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
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
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

五

于是，惨酷的战斗开始了——
无数千万的战士
在闪光的惊觉中跃出了战壕，
广大的，激剧的奔跑
威胁着敌人的向前移动……
在震撼天地的冲杀声里，
在决不回头的一致步伐里，
在狂流般奔涌着的人群里，
在紧密的连续的爆炸声里，
我们的吹号者
以生命所给与他的鼓舞，
一面奔跑，一面吹出了那
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

在死亡之前决不中止的冲锋号，
那声音高过了一切，
又比一切都美丽，
正当他由于一种不能闪避的启示
任情地吐出胜利的祝祷的时候，
他被一颗旋转过他的心胸的子弹打中了！
他寂然地倒下去
没有一个人曾看见他倒下去，
他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
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
然而，他的手
却依然紧紧地握着那号角；

在那号角滑溜的铜皮上，
映出了死者的血
和他的惨白的面容；
也映出了永远奔跑不完的
带着射击前进的人群，
和嘶鸣的马匹，
和隆隆的车辆……
而太阳，太阳
使那号角射出闪闪的光芒……

听啊，
那号角好像依然在响……

1939年3月末

他死在第二次

一 昇 床

等他醒来时
他已睡在昇床上
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两个弟兄抬着他
他们都不说话

天气冻结在寒风里
云低沉而移动
风静默地摆动树梢
他们急速地
抬着昇床
穿过冬日的林子

经过了烧灼的激剧的痛楚
他的心现在已安静了
像刚经过了可怕的恶斗的战场
现在也已安静了一样
然而他的血
从他的臂上渗透了绷纱布

依然一滴一滴地
淋漓在祖国的冬季的路上

就在当天晚上
朝向和他的昇床相反的方向
那比以前更大十倍的庄严的行列
以万人的脚步
擦去了他的血滴所留下的紫红的斑迹

二 医 院

我们的枪哪儿去了呢
还有我们的涂满血渍的衣服呢
另外的弟兄戴上我们的钢盔
我们穿上了绣有红十字的棉衣
我们躺着又躺着
看着无数的被金属的溶液
和瓦斯的毒气所啮蚀过的肉体
每个都以疑惧的深黑的眼
和连续不止的呻吟
迎送着无数的日子
像迎送着黑色棺材的行列
在我们这里
没有谁的痛苦
会比谁少些的
大家都以仅有的生命
为了抵挡敌人的进攻

迎接了酷烈的射击——
我们都曾把自己的血
流洒在我们所守卫的地方啊……
但今天，我们是躺着又躺着
人们说这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却不要这样啊
我们躺着，心中怀念着战场
比怀念自己生长的村庄更亲切
我们依然欢喜在
烽火中奔驰前进呵
而我们，今天，我们
竟像一只被捆绑了的野兽
呻吟在铁床上
——我们痛苦着，期待着
要到何时呢？

三 手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到来
那女护士穿着白衣，戴着白帽
无言地走出去又走进来
解开负伤者的伤口的绷纱布
轻轻地扯去药水棉花
从伤口洗去发臭的脓与血
纤细的手指是那么轻巧
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妻子
我们的姊妹也不是这样的

洗去了脓与血又把伤口包扎
那么轻巧，都用她的十个手指
都用她那纤细洁白的手指
在那十个手指的某一个上闪着金光
那金光晃动在我们的伤口
也晃动在我们的心的某个角落……
她走了仍是无言地
她无言地走了后我看着自己的一只手
这是曾经拿过锄头又举过枪的手
为劳作磨成笨拙而又粗糙的手
现在却无力地搁在胸前
长在负了伤的臂上的手啊
看着自己的手也看着她的手
想着又苦恼着
苦恼着又想着，
究竟是什么缘分啊
这两种手竟也被搁在一起？

四 愈 合

时间在空虚里过去
他走出了医院
像一个囚犯走出了牢监
身上也脱去笨重的棉衣
换上单薄的灰布制服
前襟依然绣着一个红色的十字
自由，阳光，世界已走到了春天

无数的人们在街上
使他感到陌生而又亲切啊
太阳强烈地照在街上
从长期的沉睡中惊醒的
生命，在光辉里跃动
人们匆忙地走过
只有他仍是如此困倦
谁都不曾看见他——
一个伤兵，今天他的创口
已愈合了，他欢喜
但他更严重地知道
这愈合所含有的更深的意义
只有此刻他才觉得
自己是一个兵士
一个兵士必须在战争中受伤
伤好了必须再去参加战争
他想着又走着
步伐显得多么不自然啊
他的脸色很难看
人们走着，谁都不曾
看见他脸上的一片痛苦啊
只有太阳，从电杆顶上
伸下闪光的手指
抚慰着他的惨黄的脸
那在痛苦里微笑着的脸……

五 姿 态

他披着有红十字的灰布衣服
让两襟摊开着,让两袖悬挂着
他走在夜的城市宽直的大街上
他走在使他感到陶醉的城市的大街上
四周喧腾的声音,人群的声音
车辆的声音,喇叭和警笛的声音
在紧迫地拥挤着他,推动着他,刺激着他,
在那些平坦的人行道上
在那些眩目的电光下
在那些滑溜的柏油路上
在那些新式汽车的行列的旁边
在那些穿着艳服的女人面前
他显得多么褴褛啊
而他却似乎突然想把脚步放宽些
(因为他今天穿有光荣的袍子)
他觉得他是应该
以这样的姿态走在世界上的
也只有和他一样的人才应该
以这样的姿态走在世界上的

然而,当他觉得这样地走着
——昂着头,披着灰布的制服,跨着大步
感到人们的眼都在看着他的脚步时
他的浴在电光里的脸

却又羞愧地红起来了
为的是怕那些人们
已猜到了他心中的秘密——
其实人家并不曾注意到他啊

六 田 野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他向田野走去
像有什么向他招呼似的

今天，他的脚踏在
田堤的温软的泥土上
使他感到莫名的欢喜
他脱下鞋子
把脚浸到浅水沟里
又用手拍弄着流水
多久了——他生活在
由符号所支配的日子
而他的未来的日子
也将由符号去支配
但今天，他必须再在田野上
就算最后一次也罢
找寻那像在向他招呼的东西
那东西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
他看见了水田
他看见一个农夫

他看见了耕牛
一切都一样啊
到处都一样啊
——人们说这是中国
树是绿了，地上长满了草
那些泥墙，更远的地方
那些瓦屋，人们走着
——他想起人们说这是中国
他走着，他走着
这是什么日子呀
他竟这样愚蠢而快乐
年节里也没有这样快乐呀
一切都在闪着光辉
到处都在闪着光辉
他向那正在忙碌的农夫笑
他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笑
农夫也没有看见他的笑

七 一 瞥

沿着那伸展到城郊去的
林荫路，他在浓蓝的阴影里走着
避开刺眼的阳光，在阴暗里
他看见：那些马车，轻快地
滚过，里面坐着一些
穿得那么整齐的男女青年
从他们的嘴里飘出笑声

和使他不安的响亮的谈话
他走着，像一个衰惫的老人
慢慢地，他走近一个公园
在公园的进口的地方
在那大理石的拱门的脚旁
他看见：一个残废了的兵士
他的心突然被一种感觉所惊醒
于是他想着：或许这残废的弟兄
比大家都更英勇，或许
他也曾愿望自己葬身在战场
但现在，他必须躺着呻吟着
呻吟着又躺着
过他生命的残年
啊，谁能忍心看这样子
谁看了心中也要烧起了仇恨
让我们再去战争吧
让我们在战争中愉快地死去
却不要让我们只剩了一条腿回来
哭泣在众人的面前
伸着污秽的饥饿的手
求乞同情的施舍啊！

八 递 换

他脱去了那绣有红十字的灰布制服
又穿上了几个月之前的草绿色的军装
那军装的血渍到哪儿去了呢

而那被子弹穿破的地方也已经缝补过了
他穿着它，心中起了一阵激动
这激动比他初入伍时的更深沉
他好像觉得这军装和那有红十字的制服
有着一种永远拉不开的联系似的
他们将永远穿着它们，递换着它们
是的，递换着它们，这是应该的
一个兵士，在自己的
祖国解放的战争没有结束之前
这两种制服是他生命的旗帜
这样的旗帜应该激剧地
飘动在被践踏的祖国的土地上……

九 欢 送

以接连不断的爆竹声作为引导
以使整个街衢都激动的号角声作为引导
以挤集在长街两旁的群众的呼声作为引导
让我们走在众人的愿望所铺成的道上吧
让我们走在从今日的世界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吧
让我们走在那每个未来者都将以感激来追忆的
道上吧
我们的胸膛高挺
我们的步伐齐整
我们在人群所砌成的短墙中间走过
我们在自信与骄傲的中间走过
我们的心除了光荣不再想起什么

我们除了追踪光荣不再想起什么
我们除了为追踪光荣而欣然赴死不再想起什么……

—○— 念

你曾否知道
死是什么东西？
——活着，死去，
虫与花草
也在生命的蜕变中蜕化着……
这里面，你所能想起的
是什么呢？
当兵，不错，
把生命交给了战争
死在河畔！
死在旷野！
冷露凝冻了我们的胸膛
尸体腐烂在野草丛里
多少年代了
人类用自己的生命
肥沃了土地
又用土地养育了
自己的生命
谁能逃避这自然的规律
——那么，我们为这而死
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背上了枪

摇摇摆摆地走在长长的行列中
你们的心不是也常常被那
比爱情更强烈的什么东西所苦恼吗？
当你们一天出发了，走向战场
你们不是也常常
觉得自己曾是生活着，
而现在却应该去死
——这死就为了
那无数的未来者
能比自己生活得幸福么？
一切的光荣
一切的歌赞
又有什么用呢？
假如我们不曾想起
我们是死在自己圣洁的志愿里？
——而这，竟也是如此不可违反的
民族的伟大的意志呢？

—— 挺 进

挺进啊，勇敢啊
上起刺刀吧，兄弟们
把千万颗心紧束在
同一的意志里：
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呀！
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害怕呢——
当我们已经知道为战斗而死是光荣的？

挺进啊，勇敢啊
朝向炮火最浓密的地方
朝向喷射着子弹的堑壕
看，胆怯的敌人
已在我们驰奔直前的步伐声里颤抖了！
挺进啊，勇敢啊
屈辱与羞耻
是应该终结了——
我们要从敌人的手里
夺回祖国的命运
只有这神圣的战争
能带给我们自由与幸福……
挺进啊，勇敢啊
这光辉的日子
是我们所把握的！
我们的生命
必须在坚强不屈的斗争中
才能冲击奋发！
兄弟们，上起刺刀
勇敢啊，挺进啊！

一二 他倒下了

竟是那么迅速
不容许有片刻的考虑
和像电光般一闪的那惊问的时间
在燃烧着的子弹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呵——
穿过他的身体的时候
他的生命
曾经算是在世界上生活过来的
终于像一株
被大斧所砍伐的树似的倒下了
在他把从那里可以看着世界的窗子
那此刻是蒙上喜悦的泪水的眼睛
永远关闭了之前的一瞬间
他不能想起什么
——母亲死了
又没有他曾亲昵过的女人
一切都这么简单

一个兵士
不晓得更多的东西
他只晓得
他应该为这解放的战争而死
当他倒下了
他也只晓得
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
——因为人们
那些比他懂得更多的人们
曾经如此告诉过他

不久，他的弟兄们
又去寻觅他

——这该是生命之最后一次的访谒
但这一次
他们所带的不再是舁床
而是一把短柄的铁铲

也不曾经过选择
人们在他所守卫的
河岸不远的地方
挖掘了一条浅坑……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1939 年春末

桥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
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
于是产生了桥。

苦于跋涉的人类，
应该感谢桥啊。

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
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
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
桥是乘船者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1939 年秋

秋

雾的季节来了——
无厌止的雨又徘徊在
收割后的田野上……
那里，翻耕过的田亩的泥黑
与遗落的谷粒所长出的新苗的绿色
缀成了广大、阴暗，多变化的平面；
而深秋的访问者——无厌止的雨
就徘徊在它的上面……
人们都开始蛰伏到
那些浓黑的屋檐里去了；
只有两匹鬃毛已淋湿的褐色的马，
慢慢地走向地平线
搜索着田野的最后的绿色……

1939 年秋 湘南

秋 晨

凉爽的早晨
太阳刚升起来的早晨
可怜的乡村的早晨

一只白色眼圈的小鸟
站在低矮的房子的黑瓦上
像在想着什么似的
看着彩云满布的高空

秋天了
我来南方已一年了
此地没有热带的呼吸
看不见参天的椰子林
心里早已有难言的结郁

但今天，当我要离去时
我的心竟如此不安
——中国的乡村
虽然到处都一样贫穷、污秽、灰暗
但到处都一样地使我留恋

1939年9月 在桂林乡间

低 洼 地

岩石砌上岩石砌上岩石砌成山
山下是杂色的树杂色的树排列成树林
林间是长长的长长的石板铺的路
石板铺的路通过石桥一直伸引到乡间……

没有比林间的低洼地更美的了
幽暗而静寂丰富而深邃野蛮而神秘
无数的枝杆张开了茂叶在百尺高的空中
秋天早晨的阳光透过枝叶扯成碎片散在草地上……

没有比林间的低洼地更迷惑了
在草地的边上啮草的马也是幸福的
而当我在草地上走着时坐着时凝思着时
一阵阵地闻到了刚锯开的树木所发出的香气……

没有比林间的低洼地更和谐了
站立在荫影里的临时的工场也是可爱的
而工人们——永远的勤劳者在勤劳着
林间充满了锯木的声音劈斧的声音钉板的声音……

阳光洒下来洒下来洒在木堆上木板上

也洒在拉着锯举着斧推着刨的工人的身上
他们辛勤他们焦黑他们脸上闪着汗光
但他们沉默地没有怨言为了赶造难民居住的新房

马在嘶鸣着人在劳动着铁与木的声音在响着
稀少的行人在石板铺的路上走着又走着
阳光在照着雾在蒸化着香气在喷发着
我在沉思着感激着终于深情地唱出了土地之歌……

1939年9月3日 桂林

水 牛

灰色的皮毛
干硬而无光，
弧形的角
坚冷如凝霜；
满身沾结着
池沼地带的泥泞，
巨大的眼睛含着阴郁
望着田野的广阔与荒凉
你永远无声地
背负着弯曲的苦轭
在过度的辛劳里
吁出白气，
迈着重负的脚步
耕犁冻结的大地……

1939 年冬

浮 桥

一只船并挨着一只船
两条粗粗的铁链
连住了无数的船
船上铺上了一层木板
从江的这一边
到江的那一边
浮桥浮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

城市
以水门汀和钢骨
建筑成的连云的堡垒
强烈地排列着
守卫着：贪欲，淫逸，荒唐
又以金色的梦
和磷光的幻想
吸引了万人
向它呈献了劳动的血汗

乡村
站立在被风雨飘淋的原野上
那些颓废的墙堵

像穷人们的破衣
褴褛得失去了温暖
而那些屋檐
也被柴烟熏灼得
像穷人们的眼睛一样
储满了阴郁与困厄啊

浮桥

浮搭在奔流不息的江水上
从江的这一边到江的那一边
它以两条长长铁链
连住的无数的船
系住了财富与贫穷
农人们
在浮桥上走着
他们每天喘吁
挑了满箩辛劳的收获
等到黄昏回来时
只换得了几包纸包的什物
——无言的失望与空虚啊

城市

在傲慢地喧腾着——
它的那些屋檐
永远欢笑地迎着阳光
它的那错杂的金属的枝杆
发射着刺目的光芒

它的呼声与光彩
宣告着胜利与希望
而且它在继续
使乡村感到畏缩地
扩展着力量啊

乡村
已像老人似的衰颓了
它的外表灰白而无光
以冬季的田野
衬托了无比的荒凉
而它的那些房屋
也像是星散在山坡下的
枯草萋萋的荒冢
向苍穹披露着悲哀啊

一只船并挨着一只船
两条粗粗的铁链
连住了无数的船
船上铺上了一层木板
从江的这一边
到江的那一边
浮桥浮搭在乡村与城市之间

1939 年冬

街

街原来也是路——
原来也是荒僻的
而且也是伸长在原野上的
甚至也是倾斜在山坡上的

但城市扩大着
无厌止地扩大着
把路一条又一条地占据了
用毗连的住房来占据
用商店来占据
用电杆和电线来占据

用众多的市民的脚步
 和无止息的喧声来占据
用众多的疾驰的车辆
 和它们的辗转不息的轮子来占据
用速度 用紧张 用嚣闹
用电光与煤气的照射
 和突如其来的恐怖来占据

1939年12月26日

旷 野

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

看不见远方——
看不见往日在晴空下的
天边的松林，
和在松林后面的
迎着阳光发闪的白垩岩了；
前面只隐现着
一条渐渐模糊的
灰黄而曲折的道路，
和道路两旁的
乌暗而枯干的田亩……

田亩已荒芜了——
狼藉着犁翻了的土块，
与枯死的野草，
与杂在野草里的
腐烂了的禾根；
在广大的灰白里呈露出的
到处是一片土黄，暗赭，
与焦茶的颜色混合啊……

——只有几畦萝卜，菜蔬
以披着白霜的
稀疏的绿色，
点缀着
这平凡，单调，简陋
与卑微的田野。

那些池沼毗连着，
为了久旱
积水快要枯涸了；
不透明的白光里
弯曲着几条淡褐色的
不整齐的堤岸；
往日翠茂的
水草和荷叶
早已沉淀在水底了；
留下的一些
枯萎而弯曲的枝杆，
呆然站立在
从池面徐缓地升起的水蒸气里……

山坡横陈在前面，
路转上了山坡，
并且随着它的起伏
而向下面的疏林隐没……
山坡上，
灰黄的道路的两旁，

感到阴暗而忧虑的
只是一些散乱的墓堆，
和快要被湮埋了的
黑色的石碑啊。

一切都这样地
静止，寒冷，而显得寂寞……

灰黄而曲折的道路啊！
人们走着，走着，
向着不同的方向，
却好像永远被同一的影子引导着，
结束在同一的命运里；
在无止的劳困与饥寒的前面
等待着的是灾难、疾病与死亡——
彷徨在旷野上的人们
谁曾有过快活呢？

然而
冬天的旷野
是我所亲切的——
在冷彻肌骨的寒霜上，
我走过那些不平的田畦，
荒芜的池沼的边岸，
和褐色阴暗的山坡，
步伐是如此沉重，直至感到困厄
——像一头耕完了土地

带着倦怠归去的老牛一样……

而雾啊——

灰白而混浊，
茫然而莫测，
它在我的前面
以一根比一根更暗淡的
电杆与电线，
向我展开了
无限的广阔与深邃……

你悲哀而旷达，
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啊……

没有什么声音，
一切都好像被雾窒息了；
只在那边
看不清的灌木丛里，
传出了一片
畏惧于严寒的
抖索着毛羽的
鸟雀的聒噪……

在那芦蒿和荆棘所编的篱围里
几间小屋挤聚着——
它们都一样地
以墙边柴木的凌乱，

与竹竿上垂挂的襤褸，
叹息着
徒然而无终止的勤劳；
又以凝霜的树皮盖的屋背上
无力地混合在雾里的炊烟，
描画了
不可逃避的贫穷……

人们在那些小屋里
过的是怎样惨淡的日子啊……
生活的阴影覆盖着他们……
那里好像永远没有白日似的，
他们和家畜呼吸在一起，
——他们的床榻也像畜棚啊；
而那些破烂的被絮，
就像一堆泥土一样地
灰暗而又坚硬啊……

而寒冷与饥饿，
愚蠢与迷信啊，
就在那些小屋里
强硬地盘据着……

农人从雾里
挑起蔑箩走来，
蔑箩里只有几束葱和蒜；
他的毡帽已破烂不堪了，

他的脸像他的衣服一样污秽，
他的冻裂了皮肤的手
插在腰束里，
他的赤着的脚
踏着凝霜的道路，
他无声地
带着扁担所发出的微响，
慢慢地
在蒙着雾的前面消失……
旷野啊——
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
不平而又缄默么？

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

1940年1月3日晨

冬天的池沼

冬天的池沼，
寂寞得像老人的心——
饱历了人世的辛酸的心；
冬天的池沼，
枯干得像老人的眼——
被劳苦磨失了光辉的眼；
冬天的池沼，
荒芜得像老人的发——
像霜草般稀疏而又灰白的发；
冬天的池沼，
阴郁得像一个悲哀的老人——
佝偻在阴郁的天幕下的老人。

1940年1月11日

树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立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它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1940年春

解 冻

多少日子被严寒窒息着；
多少残留的生命，
在凝固着的地层里
发出了微弱的喘吁……
今天，接受了这温暖的抚慰，
一切冻结着的都苏醒了——
深山里的积雪呀，
溪涧里的冰层呀，
在这久别的阳光下
融化着，解裂着……
到处都润湿了，
到处都淋着水柱；
在这晴朗的早晨，
每一滴水
都得到了光明的召唤，
欣欣地潜入低洼处，
转过阴暗的角落，
沿着山脚
向平野奔流……

平野摊开着，

被由山峰所投下的黑影遮蔽着；
乌暗的土地，
铺盖着灰白的寒霜，
地面上浮起了一层白气，
它在向上升化着，升化着，
直到和那从群山的杂乱的岩石间
浮移着的云团混合在一起……
而太阳就从这些云团的缝隙
投下了金黄的光芒，
那些光芒不安定地
熠耀着平野边上的山峦，
和沿着山峦而曲折的江河。

于是
被从各处汇集拢来的水潮所冲激，
江水泛滥了——
它卷带着
从山顶崩下的雪堆，
和溪流里冲来的冰块，
互相拼击着，飘撞着，
发出碎裂的声音流荡着；
那些波涛
喧嚷着，拥挤着，
好像它们
满怀兴奋与喜悦
一边捶打着朽腐的堤岸，
一边倾泻过辽阔的平野，

难于阻拦地前进着，
经过那枯竭的树林，
带着可怕的洪响，
洶涌到那
闪烁着阳光的远方去了……

1940年元月27日 湘南

愿春天早点来

我走出用纸糊满窗格的房子
站立在阴暗的屋檐下
看着田野

黄色的路
从门前经过
一直伸到天边

畏缩这严寒
对于远方的旅行
我躊躇了

而且
池沼依然凝结着冰层
山上依然闪着残雪的白光

而且
天依然低沉
——明天恐怕还要下雪呢

于是,从我的心头

感到了
使我瑟缩的凉意

为了我的烦忧
我希望：
春天
它早点来

等路旁吐出一点绿芽时
我将穿上芒鞋
去寻觅温暖

1940年元月

船 夫 与 船

你们的帆像阴天一样灰暗，
你们的篷像土地一样枯黄，
你们的船身像你们的脸
褐色而刻满了皱纹，
你们的眼睛和你们的船舱
老是阴郁地凝视着空茫，
你们的桨单调地
诉说着时日的嫌厌，
你们的舵柄像你们的手一样弯曲
而且使劳地转动着，
你们的船像你们的生命——
永远在广阔与渺茫中旅行，
在困苦与不安中旅行……

1940年2月

沙

太阳照着一片白沙
沙上印着我们的脚迹
我们走在江水的边沿
江水在风里激荡
我们呼叫着摆渡的过来
但呼声被风飘走了

1940年2月12日

山 城

无论哪条街的尽头
都看到一片山。
暗绿的山，灰青色的山，
环住这乌黑的，暗赭色的小城。

街道是石子铺成的，
一头牛踏着沉重的脚步
从街上走过。
街旁摊排着：葱，蒜，地瓜，
和雪白而肥胖的萝卜。

太阳也懒得爬山——
每天中午，它才从
天顶上出现。
其他的时间，
从这里过去的是：
雨，雾，和突如其来的狂风。

女人赤着脚缓慢地走过，
劳动的手像马铃薯一样垂着；
老人从木制的盒子里摸出烟草，

他们的手和脸像烟叶一样发皱而焦褐。

木板房也被柴烟
熏成焦茶色了。晚上
一个人从小巷出来，
黑暗里，松烛的火花
煊红了他诚朴的脸。

1940年2月12夜 湘南

独 木 桥

在两个环着云的高山相接的地方
在两个山峰突然向下倾斜的下面
在几尺高的芝草的密丛里
横着一根棕榈的树杆
——独木桥连住了两个高山

旅行的人们从它上面走过
它在半空里微微地抖动
一条百丈深的黑坑
裂开在它的下面
从黑坑的最深处
可以听见悠远的水流的声音

1940年2月17日

无 题

有时我也挑灯独立
爱和夜守住沉默
听风声狂啸于屋外
怀想一些远行人

1940 年 2 月

湘南诗草

岩 壁

万丈高的岩壁
耸立在江边，
遮去了半个天幕……

岩壁耸立着——
年月从它的下面流过；
地壳震动所崩坍的裂痕，
粗壮地刻划在它的上面，
那层层叠叠的
倾斜的缝隙间，
垂挂着无数被水冲流成的
红土的金黄的颜色，
灰白的颜色，
和滴漏而成的石乳，
和茸绿的苔藓，
以及千万种的寄生植物……
而壁面，被风雨所浸蚀，
已染成了紫色的、褐色的、酱色的，
奇异而富丽的花斑，

在那些花斑间，
强韧地繁殖着
挣着挺劲的枝桠的
是盖满茂密的叶丛的树木，
——无数以歌唱为生命的鸣禽，
栖息在那些葱郁的叶丛里；
在岩壁的巔顶
被着野草的红土丘上，
盘踞着一株有百尺高的树干的
青苍的古松；
而那永不倦怠的鹰啊，
张开了它暗黑的翅翼，
徐缓地翔飞在暗空与古松之间，
不时地向空阔掷下了
欢快的呼啸……

万丈高的岩壁，
耸立在万里长的江边……

1940年2月 夫夷江上

水 鸟

两只水鸟浮动在水边
乌篷船里发出了枪声
一只在惊怖中逃逸了
另一只挣扎在受伤的痛苦里
它的翅翼无力地拍着水面
又迷乱地飞了几圈
才慢慢地向上举起
终于朝江岸的岩石
与丛林间飞去……

此刻
它在岩石的隙缝间
用自己的嘴抚自己的创伤
在寂寞的哀鸣里
期待着伴侣的来临

1940年 夫夷江上

鵲

不知你是站在屋背上呢
还是站在树枝上
把我从沉睡中唤醒
你的歌声清新而委婉
圆润如花瓣上的新露
悦耳如情人的话语
给我这阴暗的房子
流注了草木的香气
和温柔如乳液的晨光
我从困倦中欣然起来
向窗外寻觅你的影子
你却飞走了……

而在邻家的屋背上
又听见了你的歌声
你又在用你纯真的歌声
永远流淌着欢愉的歌声
去唤醒每个沉睡的灵魂
——被无报偿的劳作
压倒在卧榻上的人们……

1940 年春 湘南

青色的池沼

青色的池沼，
长满了马鬃草；
透明的水底，
映着流动的白云……

平静而清澈……
像因时序而默想的
蓝衣少女，
坐在早晨的原野上。

当心呵——
蹄蹄擦动着薄雾
一匹栗红色的马
在向你跳跃来了……

1940年3月

山 毛 榉

春日的雷雨，
粗暴地摇撼着山毛榉；
春日的雷雨，
摇撼着我的心啊！

山毛榉，昂然举起了头，
在山野上飘起褐色的发，
感染了大地的爱与忧郁，
把根须攀缠住岩石与泥土；

欢喜沉默的
阳光与雾的朋友，
偶尔借风的语言
向山野披示痛苦；
历尽了冰霜与淫雨，
山毛榉慨然等待着霹雳的打击，
和那残酷的斧斤所带来的
伐木丁丁的声音……

1940 年春

农 夫

你们是从土地里钻出来的么？——

脸是土地的颜色

身上发出土地的气息

手像木桩一样粗拙

两脚踏在土地里

像树根一样难于移动啊

你们阴郁如土地

不说话也像土地

你们的愚蠢，固执与不驯服

更像土地呵

你们活着开垦土地，耕犁土地，

死了带着痛苦埋在土地里

也只有你们

才能真正地爱着土地

1940年4月

没有弥撒

“我是最后的田园诗人”吗？

不！

让那个可怜的耶勒善的农民
跟了他的弥撒
到赤杨树的下面去吧！

不需要什么祈祷，
旷野是和我一样的无神论者
(就是灾难到来时也决不向雕像哭泣的)
等你们都死光了
它仍旧悲哀而旷达地躺在这里。

把愚蠢与顽强
像马铃薯一样埋到泥土里去吧；
也不要像一只野狗似的
在荒墓间踟蹰，
为死人而哀伤……
我们的新月
依然会叩开我们的窗门；

北方的大熊星
也依然会在早晨向我们请安；

毗连的池沼
岂不是和往昔一样美丽么？
而在灌木林里
鸟群依然在欢呼着太阳……

太阳！没有比它更爽朗的：
它每天伸出转动机轮的臂向我们招手！
又以光焰的嘴
给我说着
Materialism dialectic^① 的真理。

让顽固的叶遂宁
看着那“铁的生客”而痉挛吧；
我们要策着世纪的骏马
在这旷野上驰骋！

而且，新的诗人
将从这里经过
他们将在列车窗口吟诵诗篇；
他们也将感兴于几何学
——你看
那一片云的边缘

① 英文：唯物辩证法。

不像米突尺所画的一样平直吗？

没有弥撒。

1940年4月4日 湘南

土 地

像一根带子连着一根带子，
无数田塍接连着田塍……
长的，短的，粗的，细的，
一根纽结着一根，
平平地展开在地壳凹凸的表面，
伸张成不规则的褐色的网——
不整齐的田亩与池沼毗连着
缀成了颜色斑剥的图案；
紧随着季节与气候
以及困苦的手臂犁锄的操作
改变着每一片上面的颜色；
人类沿着网走成了路，
一条路连着一条路，
每一条路都通到无限去——
用脚步所织成的线络，
把千万颗心都纽结在一起；
从这里到天边，
从天边到这里，
幸运与悲苦呀，
哭泣与欢笑呀，
互相感染着，互相牵引着……

而且以同一的触角，
感触着同一的灾难，
——青青的血液沿着脉络，
密密地络住了它们乌黑的肉；
它们躺在那里
何等伸张自如啊……
被同一的阳光披盖着，
被同一的爱情灌溉着，
被同一的勤劳供养着……

1940年4月11日 湘南

太 阳

同我们距离得那么远
那么高高地在天的极顶
那么使我们渴求得流下了眼泪
那么使我们为朝向你而匍匐在地上
我们愿意为向你飞而折断了翅膀
我们甚至愿在你的烧灼中死去
我们活着在泥泞里像蚯蚓
永远翻动着泥土向上伸引
任何努力都是想早点离开阴湿
都是想从远处看见你的光焰
我们是蛾的同类要向你飞
我们甚至愿在你的烧灼中死去
只要你能向我们说一句话
一句从未听见却又很熟识的话
只是为了那句话我们才活着
只要你会说：凡看见你的都将会幸福
只要勤劳的汗有报偿，盲者有光
只要我们不再看见恶者的骄傲，正直人的血
只要你会以均等的光给一切的生命
我们相信这话你一定会有一天要证实
因此我们还愿意活着在泥泞里像蚯蚓

因此我们每天起来擦去昨天的眼泪
等待你用温热的手指触到我们的眼皮

1940年4月11日 湘南

月 光

把轻轻的雾撒下来
把安谧的雾撒下来
在褐色的地上敷上白光
月明的夜是无比的温柔与宽阔的啊

给我的灵魂以沐浴
我在寒冷的空气里走着
穿过那些石子铺的小巷
闻着田边腐草堆的气息

那些黑影是些小屋
困倦的人们都已安眠了
没有灯光 静静地
连鼾声也听不见

我走过它们面前
温柔地浮起了一种想望
我想向一切的门走去
我想伸手扣开一切的门

我想俯嘴向那些沉睡者

说一句轻微的话不惊醒他们
像月光的雾一样流进他们的耳朵
说我此刻最了解而且欢喜他们每一个人

1940年4月15日夜

矮小的松木林

矮小的松木林，
徘徊在黄昏旷野的
远处的山坡上，
天边微微发亮的云层
衬出它们黑色的褴褛；

可怜的松木林，
没有一条路可以
通到你们那儿去的；
连携斧的伐木者
都不曾看你们一眼。

被遗忘的松木林！
乞丐般的松木林！
谁来理睬你们呢？
只有我却欢喜你们：
——在我家乡的山背上
也有这样矮小的松木林啊……

灌木林

三月的灌木林，
绵延在
一排黑色的瓦
和土黄的泥墙的矮屋的那边；
那茂密的树林的
茂密的枝干，
被去年冬季的风
飘尽了绿叶
又吹黑了树皮，
只剩下郁暗的一片；
当太阳还没有从山头出来
灌木林，茂密的灌木林
绵延在那
绵亘的大山的下面
显得多么安谧啊……

灌木林啊，
乌暗，浓郁，而又纤细，
从那些常绿树的暗绿的丛簇
伸出的无数光秃的枝干间
有鹰鹭的家筑在上面，

千百种鸣鸟的声音，
向静空播出了
一切繁杂的音响，
都在唤呼着那
此刻刚投射下来的阳光……

初 夏

初夏的晴空，
绮丽而净洁；
晴空下的江水，
明亮而柔滑。

一切都如此调协——
碧蓝的天与软白的云层下
排列着一行行的松林，
松林的空隙处
现露着反映着阳光的绵亘的远山。

褐色的渡船，
停歇在江边
人们从船里
搬出了褐色的油饼^①

江水戏逐着阳光
静静地流着……
从江边的树荫下

① 油菜籽榨油后的残渣，可作肥料。

传出了勤劳的耕牛的
困倦的鸣声……

又是播谷鸟
叫起人们勤奋的季节了：
那单调而诚挚的呼唤，
从林间流向静空
又徘徊在水田与水田之间……

燕子——轻快的羽翼之
矫健的飞翔；
爱在速度里沉醉的
自由的眷慕者
在江水与晴天的空阔里浮升……
高耸的堤岸上
庞然的樟树的遮覆下，
斧斤的声音
铿锵地敲响了五月最初的日子，
那里，在木料与竹筒的狼藉间，
一些人们正在忙碌着修理
那呆然僵立在江边的暗褐的水车，
——它的破烂了的轮子，
已从去年冬季起
久久地停止了转运。

鞍 鞢 店

鞍鞢店开在街边
出售人类的聪明

“老板
我要一条鞭子”

“你自个儿拣：
这是打驴子的
这是打马的
那柄子短，皮条长的
是打骆驼的……”

众多的样式啊
众多的花彩啊
——连鞭子都这样美丽
“那边是轡头，轡
那是嚼子——用来钳住马的牙齿
那是马蹄铁——保护马蹄走远路……”

还有缰绳
麻做的缰绳

棕做的缰绳

染色的缰绳

“那是铁镫——用来跨上马背

那是铜铃——给走沙漠的骆驼

那是护包——给载重的驴子，可怜的驴子”

还有马鞍

牛皮的马鞍

红漆的马鞍

镶了白铜的马鞍

“这是染色的流苏

这是马尾鬃做的鬍子

这是犀牛毛做的红缨

和这绣花的马鞢

——这一切

可以使畜生显得可爱……”

众多的样式啊

众多的花彩啊

——没有一样不美丽

这一切都比魔术更虚伪

比宗教更狡猾

比杀戮更残忍

比法律更大胆啊

鞍辔店开在街边
出售人类的聪明

火 把

一 邀

“唐尼 时候到了
快点吧”

“李茵
你坐下
我梳一梳头
换一换衣

.....

你看我的头发
这么乱

我的梳子
哪儿去了？”

“你的梳子
刚才我看见的
它夹在《静静的顿河》里”
“啊 头发都打了结
以后我总不再打篮球了

……今天下午
我沿着那小河回来
看见河边搁着
一个淹死了的伤兵
涨着肚子没有人去理会
……今天我一定要倒霉”

“唐尼 时候到了
快点吧”

“好，你别急
我换一换衣
——这制服又忘了烫
算了吧
反正在晚上
……李茵
你看我又胖了
这衣服真太紧
差点儿要挣破
前年在汉口
我也穿了这制服
参加游行的”

“快点吧 时候到了
别再说话”

“李茵 你真急

我还要擦一擦脸
这油光真讨厌——”

“你跑那边去找什么？

找什么？唐尼！

你的粉盒

压在《大众哲学》上

你的口红

躺在《论新阶段》一起。”

“李茵！”

“快点吧 唐尼

七点三刻了”

“好

我穿好鞋子马上跑

到八点集合

来得及”

“我的鞋拔呢？”

“在你哥哥的照像的旁边”

“啊 哥哥

假如你还活着

今晚上

你该多么快活！”

“唐尼
今晚上
你真美丽”

“李茵
你再说我不去了”

“你不去也好
留在家里可以睡觉”

“好了。走吧。
妈 你来把门关上
今晚上
”我很迟才回来”

(一个老迈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尼尼 孩子
今晚上天很黑
别忘了带电筒”

“不要，妈
今晚上
我带火把回来”

二 街 上

“今夜的电灯好像
特别亮：你看那街上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好像被什么旋风刮出来的
哪儿来的这么多人？
这城市 哪儿来的
这么多人？他们
都到哪儿去？啊 是的
他们也去参加火炬游行……
那些工人 那些女工
那些店员 那些学生
那些壮丁 那些士兵
都来了 都来了
所有的人都来了
我们的校工也来了
我们的号兵也来了
那么多的旗 那么多的标语……
还有那些宣传画 那么大；
红的 白的 黄的 蓝的旗……
领袖们的肖像 被举在空中。
啊 看那边：还要多 还要多
他们跑起来了 都跑起来了，
有的赶不上了 落下了……
你看：那个黄脸的号兵

晃郎着号角气都喘不过来；

那些学生唱起歌来了：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他们跑得多么快啊

他们去远了 去远了……”

“唐尼 时间到了

我们到公共体育场去集合吧

我们赶快

从这小巷赶上去！”

三 会 场

“她们都到了 她们都到了

赖英的头上打了一个丝结

她们都到了 大家都到了

何慧芳的眼镜在发亮

大家都到了 连那些小的也来了

刘桃芬 康素琴 李娟

啊 你们都来了 我们迟了

我们迟了 我们是从小巷赶来的

台上的煤气灯

照得这会场像白天

你这制服哪儿做的？

同你的身体很合适

我的是前年在汉口做的

太紧了 小得叫人闷气
今晚倒还凉

毛英华

你的皮鞋擦得好亮

啊

那么多工人 那么多 你们看
每只手像一个木榔头
脸上是煤灰 像从烟囱里出来的
他们都瞪着眼在看什么？他们
都张着嘴在等什么？他们
都一动不动地在想什么？他们
朝我们这边看了 朝我们这边看了
那些眼睛像在发怒地
像在发怒地看着我们
啊 我真怕他们那些眼睛

这边

这边全是学生 全是
那个胖家伙跌了跤了
你们看：写信给彭菲灵的
就是他

写信给邓健的

也是他

听说他的体重有两百零五磅

真可怕

这是什么学校的
蠢样子 个个都那么呆
那个打旗的像要哭出来

他们乱了 前面的踏着后面的脚
我们退后面一点 排好

李茵哪儿去了？

你看见李茵在哪里？

啊 看见了

她的那抗宣队^①的在一起
为什么脸上显得那么忧愁
她又笑了 她来了……

李茵来！

我和你一起！

他们也来了 他也来了
他为什么低着头 像在想着什么？
他也想什么？那么困苦的想什么？
他抬起头了 他在找……
他看见了 但他又把头低下去
他为什么低着头 像在想着什么？

李茵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看看他

克明 我和你说几句话
克明 你好么？”

① 抗敌宣传队的简称。

“我很好——

你有什么话

请快点说吧”

“我不是要来和你吵架

我问你：

我写了三封信给你 你为什么不理？”

“唐尼，这几天

我正在忙着筹备今夜的大会

而且你的信

只说你有点头痛

只说讨厌这天气

对于这些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我已不止劝过你一次……”

“而且

你正忙于交际呢！”

“什么意思？”

“这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人们在她和他之间走过

又用眼睛看看他们的脸)

“明天再好好谈吧

或者——我写一封长信给你
播音筒已在向台前说话”

(一个声音在空气中震动)
“开会!”

四 演 说

煤油灯从台上
发光。演说的人站在台上
向千万只耳朵发出宣言。
他的嘴张开 声音从那里出来
他的手举起 又握成拳头
他的拳头猛烈地向下一击
嘴里的两个字一齐落下：“打倒!”
他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
像在搜索他所摹拟的敌人
他的声音慢慢提高
他的感情慢慢激昂
他的心像旷场一样阔宽
他的话像灯光一样发亮
无数的人群站在他的前面
无数的耳朵捕捉他的语言
这是钢的语言 矿石的语言
或许不是语言 是一个
铁锤拼打在铁砧上
也或许是一架发动机

在那儿震响 那声音的波动
在旷场的四周回荡
在这城市的夜空里回荡

这是电的照耀
这是火的煽动
这是煽起火焰的狂风
这是暴怒了的火焰
这是一种太沉重的捶击
每一下都捶在我们的心上

这是一阵雷从空中坠下
这是一阵暴风雨
吹刮过我们所站的旷场
这是一种可怕的预言
这是一种要把世界劈成两半的宣言
这是一种使旧世界流泪忏悔的力量

这不是语言 这是
一架发动机在鸣响
这是一个铁锤击落在铁砧上
这是矿石的声音
这是钢铁的声音
这声音像飓风
它要煽起使黑夜发抖的叛乱

听呵 这悠久而沉洪

喧闹而火烈的
群众的欢呼鼓掌的浪潮……

五 “给我一个火把”

火把从那里出来了
火把一个一个地出来了
数不清的火把从那边来了
美丽的火把
耀眼的火把
热情的火把
金色的火把
炽烈的火把
人们的脸在火光里
显得多么可爱
在这样的火光里
没有一个人的脸不是美丽的
火把愈来愈多了
愈来愈多了 愈来愈多了
火把已排成发光的队伍了
火把已流成红光的河流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这里来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的脸上了
你们的脸在火光里真美
你们的眼在火光里真亮
你们看我呀我一定也很美
我的眼一定也射出光采

因为我的血流得很急
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欢喜
让我们跟着队伍走去
跟着队伍到那边去
到那火把出来的地方去
到那喷出火光的地方去
快些去 快些去 快去
去要一个火把……

“给我一个火把!”

“给我一个火把!”

“给我一个火把!”

你们看
我这火把
亮得灼眼啊……

这是火的世界……

这是光的世界……

六 火的出发

“火把的烈焰
赶走了黑夜”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
无数的火把跟着火把走

慢慢地走整齐地走
一个紧随着一个
每个都把火把
举在自己的前面
让火光照亮我们的脸
照亮我们的

昨天是愁苦着
今天却狂喜着的脸

照亮我们的

每一个都像
基督一样严肃的脸

照亮我们的

昂起着的胸部
——那里面激荡着憎与爱的
血液

照亮我们的脚

即使脚踝流着血
也不停止前进的脚

让我们火把的光
照亮我们全体

没有任何的障碍
可以阻拦我们前进的全体

照亮我们这城市
和它的淌流过正直人的血的街
照亮我们的街
和它的两旁被炸弹所摧倒的房屋
照亮我们的房屋
和它的崩坍了的墙
和狼藉着的瓦砾堆

让我们的火把
照亮我们的群众
挤在街旁的数不清的群众
挤在屋檐下的群众
站满了广场的群众
让男的 女的 老的 小的
都以笑着的脸
迎接我们的火把

让我们的火把
叫出所有的人
叫他们到街上来
让今夜
这城市没有一个人留在家中

让所有的人
都来加入我们这火的队伍

让卑怯的灵魂

腐朽的灵魂
发抖在我们火把的前面

让我们的火把
照出懦弱的脸
畏缩的脸

在我们火光的监视下
让犹太抬不起头来

让我们每个都做了帕罗美修斯
从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间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坍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七 宣传卡车

那被绳子牵着的
是汉奸

那穿着长袍马褂
戴着瓜皮帽的
是操纵物价的奸商

那脸上涂了白粉
眉眼下垂 弯着红嘴的
是汪精卫

那女人似的笑着的
是汪精卫

那个鼻子下有一撮小胡子的
日本军官

搂着一个
中国农夫的女人
那个女人
像一头被捉住的母羊似的叫着又挣扎着
那军官的嘴

像饿了狗看见了肉骨头似的
张开着

那个女人

伸出手给那军官一个巴掌
那个汪精卫

拉上了袖子
用手指指着那女人的鼻子
骂了几句

那个汪精卫

在那军官的前面跪下了
那个汪精卫

花旦似的

向那日本军官哭泣

那日本军官

拍拍他的头又摸摸他的脸

那个汪精卫

女人似的笑了

他起来坐在那军官的腿上

他给那军官摸摸须子

他把一只手环住了那军官的颈

他的另一只手拿了一块粉红色的手帕

他用那手帕给那军官的脸轻轻地抚摸

那军官的脸是被那女人打红了的

那军官就把他抱得紧紧地

那军官向那汪精卫要他手中的手帕

那军官在汪精卫涂了白粉的脸上香了一下

那汪精卫撒着娇

把那手帕轻轻地在日本军官的前面抖着

那日本军官一手把那手帕抢了去

那手帕上是绣着一个秋海棠叶的图案的

那军官张开血红的嘴

大笑着 大笑着

那军官从裤袋里摸几张钞票

给那个汪精卫

那军官拍拍他的脸

又用嘴再在那脸上香了一下

四个中国兵 走拢来 走拢来

用枪瞄准他们
瞄准那个日本军官 瞄准奸商 汉奸
瞄准汪精卫
在四个兵一起的
是工人 农人 学生
他们一齐拥上去
把那些东西扭打在地上
连那个女人都伸出了拳头
那个农夫又给那个跪着求饶的汪精卫猛烈的一脚
那个学生向着街旁的群众举起了播音筒
“各位亲爱的同胞！我们抗战已经三年！
敌人愈打愈弱 我们愈打愈强
只要大家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
反对妥协 肃清汉奸
动员民众 武装民众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八 队 伍

这队伍多么长啊 多么长
好像把这城市的所有的人都排列在里面
不 好像还要多 还要多
好像四面八方的人都已从远处赶来
好像云南 贵州 热河 察哈尔的都已赶来
好像东三省 蒙古 新疆 绥远的都已赶来
好像他们都约好今夜在这街上聚会
一起来排成队 看排起来有多么长

一起来呼喊 看叫起来有多么响
我们整齐地走着 整齐地喊
每人一个火把 举在自己的前面
融融的火光啊 一直冲到天上
把全世界的仇恨都燃烧起来
我们是火的队伍
我们是光的队伍

软弱的滚开 卑怯的滚开
让出路 让我们中国人走来
昏睡的滚开 打呵欠的滚开
当心我们的脚踏上你们的背
滚开去——垂死者 苍白者
当心你们的耳膜 不要让它们震破
我们来了 举着火把 高呼着
用霹雳的巨响 惊醒沉睡的世界

我们是火的队伍
我们是光的队伍

人愈走愈多 队伍愈排愈长
声音愈叫愈响 火把愈烧愈亮
我们的脚踏过了每一条街每一条巷
我们火光搜索黑暗
把阴影驱赶
卫护我们前进

我们是火的队伍
我们是光的队伍

这队伍多么长啊 多么长
好像全中国的人都已排列在里面
我们走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
我们叫喊一阵又歌唱一阵
我们的声音和火光惊醒了一切
黑夜从这里逃遁了
哭泣在遥远的荒原

九 来

你们都来吧
你们都来参加
不论站在街旁
还是站在屋檐下

你们都来吧
你们都来参加
女人们也来
抱着小孩的也来

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参加
来喊口号 来游行
来举起火把

来喊口号 来游行
来举起融融的火把
把我们的愤怒叫出来
把我们的仇恨烧起来

—○ 散 队

我们已走遍了这城市的东南西北
我们已走遍了这城市的大街小巷
“李茵 我们已到这么远的地方。
现在我们得回去 队伍散了……
但是 你看 那些人仍旧在呼唱
他们都已在兴奋里变成癫狂
每个人都激动了 全身的血在沸腾
李茵 刚才火把照着你狂叫着的嘴
我真害怕 好像这世界马上要爆开似的
好像一切都将摧毁 连摧毁者自己也摧毁”

“唐尼 你看见的么 我真激动
好像全身的郁气都借这呼叫舒出了
唐尼 你的脸 也很异样
告诉我 唐尼
当那洪流般的火把摆荡的时候
你曾想起了什么？看见了什么？”

“李茵 那真是一种奇迹——

当我看见那火把的洪流摆荡的时候
的确曾想起了一种东西
看见了一种东西
一种完全新的东西
我所陌生的东西……”

—— 他不在家

“真的 李茵
你见到克明么
在那些走在前面的队伍里
你见到克明么
那些学生没有一刻是安静的
他们把口号叫得那么响
又把火把举得那么高
他们每个都那么大 那么粗野
好像要把这长街
当做他们的运动场
火把照出他们的汗光
我真怕他们
他们好像已沿着这城墙走远……
但是 李茵
当队伍散开的时候
你见到克明么”

“他一定从那石桥回去了
这里离他住的地方

不是只要转一个弯么
我陪你看他”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七号——到了

“打门吧
(TA! TA! TA!)
他不在家”

一二 一个声音在心里响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去找你呢？
这么多的人怎能看到你呢？
这么杂乱的声音怎能叫你呢？

我举着火把来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今夜多么美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我的脸发烫
我的心发抖 你在哪里？

我举着火把来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是你
这么多火把过去都没有你
这么多火光照着的脸都不是你

我举着火把来找你

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
我要在火光里看见你……
我要用手指抚摸你的脸 你的发
我的这手指不能抚摸你一次么？

我举着火把来找你

无论如何 我要看见你啊
我要见你 听你一句话
只一句话：‘爱与不爱’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一三 那是谁

“唐尼 他来了
从十字街口那边转弯
来了。克明来了
你看 前额上闪着汗光
他举着火把走来了……”

“那是谁？那是谁？

和他一起走来的

那是谁？那穿了草绿色的裙装的

女子是谁？那头发短得像马鬃的

女子是谁？那大声地说着话的

又大声地笑着的女子是谁？

那走路时摇摆着身体的

女子是谁？那高高地挺起胸部的

女子是谁？

她在做什么？做什么？

她指手画脚地在做什么？

她在说什么？说什么？

她在和他大声地说着什么？

她在说什么？还是在辩论什么？

你听 她在说什么？那么响：

目前——我们的

工作——开展……

主观上的弱点——

正在克服……

目前——我们

激烈地批判——

残留着的

小资产阶级的

劣根性……

以及——妨碍工作的

恋爱……

受到了无情的

打击！

目前——我们的

工作——开展……’

他们走近来了……

他们走近来了……李茵——

我们——”

“唐尼 让我

向他们打招呼……”

“不要！

李茵 我头昏

我们从这小巷回去吧”

今夜 你们知道

谁的火把

最先熄灭了

又从那无力的手中

滑下？

—四 劝 —

“唐尼 我在火光里

看见了你的眼泪

唐尼 这样的夜

你不感到兴奋么 唐尼

唐尼 你不应该
在大家都笑着的时候哭泣
唐尼 爱情并不能医治我们
却只有斗争才把我们救起 唐尼
你应该记起你的哥哥
才五六年 你应该能够记起
唐尼 不要太渴求幸福
当大家都痛苦的时候
个人的幸福是一种耻辱 唐尼
唐尼 只要我们眼睛一睁开
就看见血肉模糊的一团……
假如你还有热情 还有人性
你难道忍心一个人去享乐？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你怎么应该哭 唐尼
你要尊敬你的哥哥
为了他而敛起眼泪
唐尼 你是他的妹妹
如你都忘了他
谁还能记得他呢
唐尼 坐下来
在这河边坐下来
让我好好和你说……”

“李茵
请把你的火把
吹熄吧”

“好的——
我有火柴
随时可以点着它”

“这样
倒舒服些……”

一五 劝 二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

——《新约·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

“唐尼 现在让我告诉你
我也是哭泣过的 两年前
我曾爱过一个军官
我们一起过了美满的一个月
但他却把我玩了又抛掉了
我曾哭过一个星期
你知道 我是一个人
从沦陷了的家乡跑出来的

（几个人 举着火把
从她们前面过去……）

认识我的人们
在我幸福时

他们妒忌我
在我不幸时
他们嘲笑我
假如我没有勇气抵抗那些
冷酷的眼和恶毒的嘴
我早已自杀了

但我很快就把心冷静下来
——我不怨他 我们这年头
谁能怨谁呢 我只是
拼命看书——我给你的那些书
都是那时买的。我变得很快
我很快就胖起来。完全像两个人
心里很愉快。我发现自己身上
好像有一种无穷的力。我非常
渴望工作。我热爱人生——

（几个人举着火把过去）

生命应该是永远发出力量的机器
应该是一个从不停止前进的轮子
人生应该是
一种把自己贡献给群体的努力
一种个人与全体取得调协的努力
……我们应该宝贵生命
不要把生命荒废

(几个人 举着火把
从她们前面过去……)

我很乐观 因为感伤并不能
把我们的命运改变。唐尼
我工作得很紧张。
我参加了一个团体——
唱歌 演戏 上街贴标语
给伤兵换药 给难民写信
打扫轰炸后的街 缝慰劳袋
我们的团体到过前线
我看见过血流成的小溪
看见过士兵的尸体堆成的小山
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幸’
足足有一年 我们
在轰炸 突围 夜行军中度过
我生过疥疮 生过疟疾 生过轮癣
我淋过雨 饿过肚子 在湿地上睡眠
但我无论如何苦都觉得快乐
同志们对我很好 我才知道
世界上有比家属更高的感情

那团体已被解散了 如今
大家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唐尼 我正在打听他们的消息
我想挨过这学期——啊 那旅馆的
电灯一盏盏地熄了……

唐尼 请你记住这句话：

.....

只有反抗才是我们的真理

唐尼 克明现在不是很努力么

一个人变坏容易变好难

你如果真的爱他 难道

应该去阻碍他么？

唐尼

你是不是真的欢喜他呢？

你欢喜他那样的白脸么？……”

一六 忏悔 一

“不要谈起这些吧……

李茵 你的话我懂得。

我感谢你——没有人

曾像你这样帮助过我

李茵 我会好起来的

（几个人 举着火把

从她们前面过去……）

本来 一个商人的女儿

会有什么希望呢？

而且我是在鸦片烟床上

长大的。五年前

我的父亲就要把我许给

一个经理的儿子。那时
我的哥哥刚死了半年。
我只知道哭。母亲和他吵，
过了几个月 他也死了。
他两个死了后
我家里就不再有快乐了。

前年九月底 我和母亲
从汉口出来 在难民船上
认识了克明 他很殷勤
……不要说起这些吧
这都是我太年轻……
这都是我太安闲……
李茵 年轻人的敌人是
幻想——它用虹一样的光彩
和皂泡一样的虚幻来迷惑你
我就是这样被迷惑的一个……

（几个人 举着火把
从她们前面过去……）

李茵 这一夜
我懂得这许多
这一夜 我好像很清醒
我看见了許多 我更看见了
我自己——这是我从来都不曾看见过的

我来在世界上已经十九个春天
这些年 每到春天 我便
常常流泪 我不知我自己
是怎么会到世界上来的
今天以前 我看这世界
随时都好像要翻过来
什么都好像要突然没有了似的
一个日子带给我一次悸动
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
张开着要把我捕捉
所以我渴求着一种友谊
我将为它而感激一生……
我把它看做一辆车子
使我平安地走过
生命的长途

我知道我是错了……”

（几个人 举着火把
唱着歌
从她们前面过去……）

“唐尼 不要太信任‘友谊’二个字
而且 你说的‘友谊’也不会在恋爱中得到
不要把恋爱看得太神秘
现代的恋爱
女子把男子看做肉体的顾客

男子把女子看做欢乐的商店
现代的恋爱
是一个异性占有的遁词
是一个‘色情’的同义语。”

一七 忏悔二

“李茵
这世界太可怕了——
完全像屠场！
贪婪和自私
统治这世界
直到何时呢？”

“唐尼
人类会有光明的一天
‘一切都将改变’
那日子已在不远
只要有勇气走上去
你的哥哥就是我们的先驱……”

“我的哥哥是那么勇敢
他以自己的信仰决定一切
离开了家 在北方流浪
好几年都没有消息
连被捕时也没有信给家里
他是死在牢狱里的……

而我
我太软弱了

(十几个人 每人举着火把
粗暴地唱着歌
从她们的前面过去……)

这时代
不容许软弱的存在
这时代
需要的是坚强
需要的是铁和钢
而我——可怜的唐尼
除了天真与纯洁
还有什么呢？

我的存在
像一株草
我从来不敢把‘希望’
压在自己的身上

这时代
像一阵暴风雨
我在窗口
看着它就发抖
这时代

伟大得像一座高山
而我以为我的脚
和我的胆量
是不能越过它的

但是 李茵 我的好朋友
我会好起来
李茵
你是我的火把
我的光明
——这阴暗的角落
除了你
从没有人来照射
李茵 我发誓
经了这一夜 我会坚强起来的

李茵
假如我还有眼泪
让我为了忏悔和羞耻
而流光它吧

李茵
——我怎么应该堕落呢
假如我不能变好起来
我愿意你用鞭子来打我
用石头来钉我！”

“唐尼

天真是没有罪过的。

我们认识虽只半年

但我却比你自已更多地了解你

我看见了‘危险’

已隐伏在你的前面。

它已向你打开黑暗的门

欢迎你进去

不，从你身上我看见了我自己

看见了全中国的姊妹

——我背几句诗给你：

命运有三条艰苦的道路

第一条 同奴隶结婚

第二条 做奴隶儿子的母亲

第三条 直到死做个奴隶

所有这些严酷的命运

罩住俄罗斯土地上的女人

我们是中国的女人

比俄国的更不如

我们从来没有勇气

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

难道我们永远不要改变么？

自己不改变 谁来给我们改变呢？

（在黑暗的深处

有几个女人过去
她们把歌声
撕裂了黑夜的苍穹：

‘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英勇地抛弃了头颅……’)

这一定是演剧队的那些女演员……
这声音真美……
唐尼 时候不早
我们该回去了”

“好。李茵
今晚我真清醒
今晚我真高兴。
明天起 我要
把高尔基的《母亲》先看完”

“等一等 唐尼
让我把火把点起
……
明天会”

(唐尼举着火把很快地走
突然 她回过头来悠远地叫着；)

“李茵

要不要我陪你回去？”

“不要。——

有了火把

我不怕”

“好 那么再见

这火把给你。”

“那么……你自己呢？”

“我是走惯了黑路的——

谢谢你这火把……”

一八 尾 声

“妈！

(TA! TA! TA!)

开门吧”

(TA! TA! TA!)

“妈！

开门吧”

“妈

开门吧”

(TA! TA! TA!)

“孩子
等一下
让我点了灯
天黑得很……”

“妈 你快呀
我带着火把来了”

“孩子
这火把真亮”

“妈 你拿着它
我来关门
你把火把
插在哥哥照像的前面”

(母亲上床 唐尼
呆呆地望着火把
慢慢地 她看定了
那死了五年的青年的照片：)

“哥哥 今夜
你会欢喜吧
你的妹妹已带回了火把
这火把不是用油点燃起来的

这火把 是她
用眼泪点燃起来的……”

“孩子
这火把真亮
照得房子都通红了
你打嚏了——孩子冷了
怎么你的眼皮肿
——哭了？”

“没有。
今晚我很高兴
只是火把的光
灼得我难受……”

“孩子 别哭了
来睡吧
天快要亮了。”

1940年5月1日—4日

城 市 人

人创造了城市
城市又创造了城市人

我认得你们啊——
浮夸的，狡谲的
刁恶的，势利的
生活在欺诈与阴谋里的

你们手插在裤袋里
嘴角衔着一段纸烟
帽子歪戴着
走在行人道上
以伺候的眼睛
等待着攫取什么

我认得你们啊
豪华的，矜持的
自满的，唯利是图的
生活在无满足与贪婪里的

你们像玩具似的笑着

又像木偶似的动作着
喘吁在脂肪里
用向前圆突的肚子
对世界表示着骄傲

我认得你们啊
荒唐的
险恶的
不可猜测的
生活在投机与冒险里的

一种为可怕的计谋而沉思着
整日踌躇着像
一只向下界寻觅牺牲的苍鹰
随时都在准备着张开指爪

我认得你们啊
淫荡的,妖冶的
卖弄风情的泼辣的
生活在肉欲与放纵里的

以耀眼的绸缎
裹住了绵软的身体
情欲的眼向陌生者闪光
你们在爱情的哄骗里娱乐自己
又在金钱的嘲弄里给人娱乐

你们的生命是赌博
你们的肉体
是一架发挥本能的机器
你们灵魂比纸钱还要廉价啊

你们敏捷
你们机巧
你们警惕
你们虚伪
诚然你们能制胜一切
却只为了可怜的自私啊

人创造了城市
城市又创造城市人

群 众

电波在电线上鸣响，在静空中鸣响
像用两手按住十个二十个钢琴的音键
我的心里也常有使我自己震耳欲聋的声音
一直从里面冲出，鸣响在空中

一滴水常使我用惊叹的眼凝视半天
我的前面突然会涌现浩淼的大江
只要我的嘴一张开我就喘急
好像万人的呼吸都从小孔出来

当我用手按着自己跳动的脉搏
我的心就被汹涌的血潮所冲荡
他们的痛苦与欲求和我如此纠缠不清——
他们的血什么时候流进了我的血管？

那边是什么——那么多，多么多……
无数的脚，无数的手，无数攒动的头颅……
在窗口，在街上，在码头上，在车站……
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

这是可怕的奇迹：当我此刻想起了

我已不复是自己，而是一个数字
这数字慢慢地蜕变着，庞大着
——直到使我愕然而痉挛

我静着时我的心被无数的脚踏过
我走动时我的心像一个哄乱的十字街口
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
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

旷 野(又一章)

玉蜀黍已成熟得像火烧般的日子：
在那刚收割过的苕麻的田地的旁边，
一个农夫在烈日下
低下戴着草帽的头，
伸手采摘着毛豆的嫩叶。

静寂的天空下，
千万种鸣虫的
低微而又繁杂的大合唱啊，
奏出了自然的伟大的赞歌；
知了的不息聒噪
和斑鸠的渴求的呼唤，
从山坡的倾斜的下面
茂密的杂木里传来……

昨天黄昏时还听见过的
那窄长的夹谷里的流水声，
此刻已停止了；
当我从阴暗的林间的草地走过时，
只听见那短暂而急促的
啄木鸟用它的嘴

敲着古木的空洞的声音，

阳光从树木的空隙处射下来，

阳光从我们的手扞不到的高空射下来，

阳光投下了使人感激得抬不起头来的炎热，

阳光燃烧了一切的生命，

阳光交付一切生命以热情；

啊，汗水已浸满了我的背；

我走过那些用髻须攀住竹篱的

豆类和瓜类的植物的长长的行列，

（我的心里是多么羞涩而又骄傲啊）

我又走到山坡上了，

我抹去了额上的汗

停歇在一株山毛榉的下面——

简单而蠢笨

高大而没有人欢喜的

山毛榉是我的朋友，

我每天一定要来访问，

我常在它的阴影下

无言地，长久地，

看着旷野：

旷野——广大的，蛮野的……

为我所熟识

又为我所害怕的，

奔腾着土地、岩石与树木的

凶恶的海啊……

不驯服的山峦，
像绿色的波涛一样
横蛮地起伏着；
黑色的岩石，
不可排解地纠缠在一起；
无数的道路，
好像是互不相通
却又困难地扭结在一起；
那些村舍
卑微的，可怜的村舍，
各自孤立地星散着；
它们的窗户，
好像互不理睬
却又互相轻蔑地对看着；
那些山峰，
满怀愤恨地对立着；
远远近近的野林啊，
也像非洲土人的浓密的鬃发，
茸乱的鬃发，
在可怕的沉默里，
在莫测的阴暗的深处，
蕴藏着千年的悒郁。

而在下面，
在那深陷着的夹谷里，

无数的田亩毗连着，
那里，人们像被山岩所围困似的
宿命地生活着：
从童年到老死，
永无止息地弯曲着身体，
耕耘着坚硬的土地；
每天都流着辛勤的汗，
喘息在
贫穷与劳苦的重轭下……

为了叛逆命运的摆布，
我也曾离弃了衰败了的乡村，
如今又回来了。
何必隐瞒呢——
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
看我寂寞地走过山坡，
缓慢地困苦地移着脚步，
多么像一头疲乏的水牛啊；
在我松皮一样阴郁的身体里，
流着对于生命的烦恼与固执的血液；
我常像月亮一样，
宁静地凝视着
旷野的辽阔与粗壮；
我也常像乞丐一样，
在暮色迷蒙时
谦卑地走过
那些险恶的山路；

我的胸中，微微发痛的胸中，
永远地汹涌着
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啊！
而每天，
当我被难于抑止的忧郁所苦恼时，
我就仰卧在山坡上，
从山毛榉的阴影下
看着旷野的边际——
无言地，长久地，
把我的火一样的思想与情感
溶解在它的波动着的
岩石，阳光与雾的远方……

1940年7月8日 四川

公 路

像那些阿美利加人
行走在加里福尼亚的大道上
我行走在中国西部高原的
新辟的公路上

我从那隐蔽在群山的夹谷里的
一个卑微的小村庄里出来
我从那阴暗的，迷蒙着柴烟的小瓦屋里出来
带着农民的耿直与痛苦的激情
奔上山去——
让空气与阳光
和展开在山下的如海洋一样的旷野
拂去我的日常的烦琐
和生活的苦恼
也让无边的明朗的天的幅员
以它的毫无阻碍的空阔
松懈我的长久被窒息的心啊……

绵长的公路
沿着山的形体
弯曲地，伏贴地向上伸引

人在山上慢慢地升高
慢慢地和下界远离

行走在大气的环绕里
似乎飘浮在半空
我们疲倦了
可以在一棵古树的根上
坐下休息
听山洞从巉岩间
奔腾而下
看鹰鹫与雕鹄
呼叫着又飞翔着
在我们的身边……

而背上负着煤袋的骡马队
由衣着褴褛的人们带引着
由倦怠的喝叱和无力的鞭打指挥着
凌乱地从这里过去
又转进了一个幽僻山峡里去
我们可以随着它们的步伐
揣摩着在那山峡里和衰败的古庙相毗连
有着—排制造着简陋的工业品的房屋
那些载重的卡车啊
带着愉快的隆隆之声而来
车上的货物颠簸着
那些年轻的人们
朝向我这步行者

扬臂欢呼
在这样的日子
即使他们的振奋
和我的振奋不是来自同一的原由
我的心也在不可抑制地激动啊

更有那些轻捷的汽车
挣着从金属的反射
所投射出来的白光之翅
陶醉在疾行的速度里
在山脉上
勇敢地飞驰
鼓舞了我的感情与想象
和它们比翼在空中

于是
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解放
我的肺腑呼吸着新鲜
我的眼瞳为远景而扩大
我的脚因欢怵而跛行在世界上

用坚强的手与沉重的铁锤所劈击
又用爆烈的炸药轰开了岩石
在万丈高的崖壁的边沿
以石块与泥土与水门汀
和成千成万的劳动者的汗
凝固成了万里长的道路

上面是天穹
——一片令人看了要昏眩的蓝色
下面是大江
不止地奔腾着江水
无数的乌暗的木船和破烂的布帆
几乎是静止地漂浮在水面上
从这里看去
渺小得只成了一些灰黯的斑点
人行走在高山之上
远离了烦琐与阴暗的住房
可怜的心，诚朴的心啊
终于从单纯与广阔
重新唤醒了
一个生命的崇高与骄傲——
即使我是一颗蚂蚁
或是一只只有坚硬的翅膀的蚱蜢
在这样的路上爬行或飞翔
也是最幸福的啊……

今天，我穿着草鞋
戴着麦秆编的凉帽
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
我的心因为追踪自由
而感到无限地愉悦啊
铺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
是多么宽阔！多么平坦！
多么没有羁绊地自如地

向远方伸展——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它向天的边际蜿蜒地远去
那么豪壮地络住了地面
当我在这里向四周凝望
河流，山丘，道路，村舍
和随处都成了美丽的丛簇的树林
无比调谐地浮现在大气里
竟使我如此明显地感到
我是站在地球的巅顶

1940 年秋

夜(一)

夜又透明了。
当我起来站立在窗口，
我好像飘浮在
广阔而静寂的海上呵。

无数的山，无数的郁林，
还有无数长满禾谷的田亩。
这一切都在月光里显现着——
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那么美丽。

我知道的，它们也有痛苦呵。
“负重的动物”就生息在他们里面——
他们匍匐着，喘息着，叹着气，
两眼凝视着潮湿的地面；

此刻他们都该平静了，
有如醉汉倒卧在污秽的床上；
他们在白天淌尽了乌黑的汗，
换取了这夜间深沉的睡眠。

而且月亮也不是为他们而亮的；

星星每夜从他们的屋顶走过，
悲哀地听着他们身体困倦的辗转，
和由于疲劳的混浊的鼾声……

夜(二)

为什么又要喝酒呢？
为什么又要拿它来燃烧你的心和肺呢？
一夜都辗转在不愉快的梦里，
醒来时，看满窗的月色……

当月亮在阴云里隐设的时候，
狗叫得多可怜啊，
寂寞地，荒凉地，
——难道又有人
迷失在这可怕的山地里么？
还是什么强盗
踞伏在峡谷里，
或是从那边的岩石上经过？

1940年7月23日夜 四川

高粱

我还记得的：昨天
我又从那斜坡上走过——
我们的那些高粱已很高很高了，
而且每根的顶上都挂着果实……

丰满的累累的果实啊，
在早晨阳光照着的旷野上，
在澄碧的天空的下面，
像无数少女的沉重而闪光的垂发。

我还记得：露水伏在
那些绿叶上——透明而圆润；
那些绿叶宽长而稀疏的，
它们披在挺直的干子上。

很细很细的流水从岩石上流过，
岩石上的黑色的鲜苔都复活了！
我还记得的：我从那里走过，
好像听见高粱唱着快乐之歌……

1940年8月16日夜

刈草的孩子

夕阳把草原燃成通红了。
刈草的孩子无声地刈草，
低着头，弯曲着身子，忙乱着手，
从这一边慢慢地移到那一边……

草已遮没他小小的身子了——
在草丛里我们只看见：
一只盛草的竹篮，几堆草，
和在夕阳里闪着金光的镰刀……

1940 年

老 人

在长长的瓜棚的旁边
伸引着一条长长的泥地
一个驼背的老人翻掘着泥土
想在那儿播散新的种子

他是这样困苦地工作着
他的背耸得比他的头还高了
他翻掘一阵又检理一阵
把野草和石块都抛弃在两边

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样乌暗
他的皮肤像黄土一样灰黄
阳光从高空照着他的脸
脸上是树皮似的繁杂的皱纹

他举着锄用力地继续着翻掘
汗已从他的前额流到他的颞边
微风吹过他轻轻地咳了几声
明朗的阳光映出他阴郁的脸

1940年8月17日

荒 凉

那边的山上没有树
那边的地上没有草
那边的河里没有水
那边的人没有眼泪

1940年8月29日

篝火

黄昏降落到我们的旷野，
快乐的火焰就升起了——
它在黝黑的树林下面，
闪耀着眩眼的红光……

白色的烟像夜间的雾，
迷漫了山谷和树林，
跟随着秋天晚上的风
徐缓地流散到远方……

在白烟的树林里，
在篝火的照耀里，
映着几个农夫和农妇
背负着收获物晚归的暗影。

1940年8月30日夜

捉 蛙 者

在如此黑暗的夜
摇晃了这么多的火
远处近处，数不清的
使得整个的田野都闪灼着光辉

那些捉蛙的人们，赤着脚
沿着那些水田的边沿
成群地以火光引诱着
那些叫着又扑跳过来的生物

已经是春天了
夜也不再寒冷了
虽然天上看不见星月
但这样的夜是美的

那些火光晃动着
移到这边又移到那边
那些大人手里拿了一根铁钩
那些小孩背上背了一只竹笼

整个的田野是在鼓噪里

捉蛙的人们兴奋着忙乱着
他们在火光下钻上了青蛙
一只只地放进了孩子们的竹笼里

像在举行什么集会
捉蛙者在杀害善良的生物
火不安地晃动着
庄严而又恐怖

1940年8月30日夜

人 造 雨

无数的雨喷射在黑色的水管上，
像无数的蒲公英开在暗绿的田地上……

把神像捣毁吧，扔在地上踩它！
不要再让它用空虚的诺言来欺骗我们；
我们不再向它屈膝，
也不再向它诉说灾难。
我们已由自己的智慧，
为我们的田地制造雨滴——

无数的雨喷射在黑色的水管上，
像无数的蒲公英开在暗绿的田地上。

雾

露宿在旷野上的
没有家的雾
从乌黑的田堤的下面
慢慢地爬起来
贫穷的
流浪的
赤着脚的雾
从凹凸不平的土块里
困倦地爬起来
悲哀的
不说话的雾
从那些低湿的水洼里
湿淋淋地爬起来

那些干草堆
在那些村庄和树林之间
在那些起伏不平的空地上
被雾遮蔽着
像一个一个庞大的动物
沉默地躺在那里
愚蠢地等待着

马车与长柄的铁叉
四周沉寂着
没有人也没有牲畜
只有雾、深秋的雾
无声地爬行在田地上
又慢慢地爬上了山坡
它的冰凉的脚趾
践踏著落叶
走过那些枯叶铺的小路

好像一个悲哀的老人
支着乔木的拐杖
不说话也不咳嗽
徐缓地走过那些矮屋
从那些小小的窗子
看着里面凌乱的家具

那些房子很多都是空的
年轻的和壮健的全走了
他们离开了家园
到遥远的地方
有的在马奇诺前线
有的在波兰
连收割的时间也没有
连播种的时间也没有
他们抛下这土地
留给衰老的父亲

和无力的妻子

雾无声地走开
厌倦的雾
衰老的雾
睁着迷茫的眼
从冷落了村庄
走向冷落了村庄
雾停留在小村的旁边
伸出冰冷的手指
抚摸着铁铲
抚摸着那些懒惰的农具
又摇摇头看着那架锈了的曳引机
为了没有汽油喂饲它
这畜生已很久没有唱着歌
行走在田畦间了

悲哀的雾
不说话的雾
披着斑白的头发
支着乔木的拐杖
站立在田野的边际
看着那些枯干了的田亩

那些田亩、无数的毗连的田亩
像僵死了似的偃卧着
在深秋的灰暗的天幕下

在广阔的没有光泽的天幕下
它们从黎明到黄昏
无力地渴望着耕耘
渴望着播种……

潭

黑色的潭
无底的潭
在紫色的悬崖下
张开了恐怖

白色的浪
不安的浪
在紫色的悬崖下
叫喊着疯狂

古 松

你和这山岩一同呼吸一同生存
你比生你的土地显得更老
比山崖下的河流显得更老
你的身体又弯曲，又倾斜
好像载负过无数的痛苦
你的裂皱是那么深，那么宽
而又那么繁复交错
甚至蜜蜂的家属在里面居住
蚂蚁的队伍在里面建筑营房
而在你的丫杈间的洞穴里
有着胸脯饱满的鸽子的宿舍——
它们白天就成群地飞到河流对岸的平地上去
也有着尾巴像狗尾草似的松鼠的家
它们从你伸长着的枝丫
跳到另一棵比你年轻的松树上
比小鸟还要显得敏捷
你的头那样高高地仰着
风过去时，你发出低微的呻吟
一个捡柴的小孩站在下面向你看，
你显得多么高！
你的叶子同云翳掺和在一起

白云在你上面像是你的披发
一伙蚂蚁从你的脚跟到你的头上
是一次庄严的长途旅行
你的身体是铁质和沙石熔铸成的
用无比的坚强领受着风、雨、雷、电的打击
而每次阴云吹散后的阳光带给你微笑
你屹立在悬崖的上面像老人
你庇护这山岩，用关心注视我们的乡村；
你是美丽的——虽然你是太过苍老了。

我的父亲

—

近来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
他的脸显得从未有过的“仁慈”，
流露着对我的“宽恕”，
他的话语也那么温和，
好像他一切的苦心和用意，
都为了要袒护他的儿子。

去年春天他给我几次信，
用哀恳的情感希望我回去，
他要嘱咐我一些重要的话语，
一些关于土地和财产的话语：
但是我拂逆了他的愿望，
并没有动身回到家乡，
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
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

五月石榴花开的一天，
他含着失望离开人间。

二

我是他的第一个儿子，
他生我时已二十一岁，
正是满清最后的一年，
在一个中学堂里念书。
他显得温和而又忠厚，
穿着长衫，留着辫子，
胖胖的身体，红褐的肤色，
眼睛圆大而前突，
两耳贴在脸颊的后面，
人们说这是“福相”，
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满足着自己的“八字”，
过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
抽抽水烟，喝喝黄酒，
躺在竹床上看《聊斋志异》，
讲女妖和狐狸的故事。

他十六岁时，我的祖父就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个童养媳，
常常被我祖父的小老婆欺侮；
我的伯父是一个鸦片烟鬼，
主持着“花会”，玩弄妇女；
但是他，我的父亲，

却从“修身”与“格致”学习人生——
做了他母亲的好儿子，
他妻子的好丈夫。

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
知道“世界进步弥有止期”，
成了“维新派”的信徒，
在那穷僻的小村庄里，
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

《东方杂志》的读者，
《申报》的定户，
“万国储蓄会”的会员。
堂前摆着自鸣钟，
房里点着美孚灯。

镇上有曾祖父遗下的店铺——
京货，洋货，粮食，酒，“一应俱全”，
它供给我们全家的衣料，
日常用品和饮茶的点心，
凭了摺子任意拿取一切什物；
三十九个店员忙了三百六十天，
到过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润。

村上又有几百亩田，
几十个佃户围绕在他的身边，
家里每年有四个雇农，

一个婢女，一个老妈子，
这一切造成他的安闲。

没有狂热！不敢冒险！
依照自己的利益和趣味，
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把女儿送进教会学校，
督促儿子要念英文。

用批颊和鞭打管束子女，
他成了家庭里的暴君；
节俭是他给我们的教条，
顺从是他给我们的经典，
再呢，要我们用功念书，
密切地注意我们的分数，
他知道知识是有用的东西——
一可以装点门面，
二可以保卫财产。
这些是他的贵宾：
退伍的陆军少将，
省会中学的国文教员，
大学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
和镇上的警佐，
和县里的县长。

经常翻阅世界舆地图，
读气象学，观测星辰，

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时候，
却一样地假装虔诚，
他心里很清楚：
对于向他缴纳租税的人们，
阎罗王的塑像，
比达尔文的学说更有用处。

无力地期待“进步”，
漠然地迎接“革命”，
他知道这是“潮流”，
自己却回避着冲激，
站在遥远的地方观望……

一九二六年
国民革命军从南方出发
经过我的故乡，
那时我想去投考“黄埔”，
但是他却沉默着，
两眼混浊，没有回答。

革命像暴风雨，来了又去了。

无数年轻英勇的人们，
都做了时代的奠祭品，
在看尽了恐怖与悲哀之后，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只

在不安与迷茫的海洋里飘浮……

地主们都希望儿子能发财，做官，
他们要儿子念经济与法律：
而我却用画笔蘸了颜色，
去涂抹一张风景，
和一个勤劳的农人。

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
常常鼓动我离开家庭：
为了到一个远方的都市去，
我曾用无数功利的话语，
骗取我父亲的同情。

一天晚上他从地板下面，
取出了一千元鹰洋，
两手抖索，脸色阴沉，
一边数钱，一边叮咛：
“你过几年就回来，
千万不可乐而忘返！”

而当我临走时，
他送我到村边，
我不敢用脑子去想一想
他交给我的希望的重量，
我的心只是催促着自己：
“快些离开吧——

这可怜的田野，
这卑微的村庄，
去孤独地漂泊，
去自由地流浪！”

三

几年后，一个忧郁的影子
回到那个衰老的村庄，
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除了那些叛乱的书籍，
和那些狂热的画幅，
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
深刻的耻辱与仇恨。

七月，我被关进了监狱
八月，我被判决了徒刑：
由于对他的儿子的绝望
我的父亲曾一夜哭到天亮。

在那些黑暗的年月，
他不断地用温和的信，
要我做弟妹们的“模范”，
依从“家庭的愿望”，
又用衰老的话语，缠绵的感情，
和安排好了的幸福，
来俘掳我的心。

当我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热切地盼望我回去，
他给我寄来了
仅仅足够回家的路费。

他向我重复人家的话语，
(天知道他从那里得来！)
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
没有美国式的大企业，
没有残酷的剥削和榨取；
他说：“我对伙计们，
从来也没有压迫，
就是他们真的要革命，
又会把我怎样？”
于是，他摊开了账簿，
摊开了厚厚的租谷簿，
眼睛很慈和地看着我
长了胡须的嘴含着微笑
一边用手指拨着算盘
一边用低微的声音
督促我注意弟妹们的前途。

但是，他终于激怒了——
皱着眉头，牙齿咬着下唇，
显出很痛心的样子，
手指节猛击着桌子，

他愤恨他儿子的淡漠的态度，
——把自己的家庭，
当做旅行休息的客栈；
用看秽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遗产。

为了从废墟中救起自己，
为了追求一个至善的理想，
我又离开了我的村庄，
即使我的脚踵淋着鲜血，
我也不会停止前进……

我的父亲已死了，
他是犯了鼓胀病而死的；
从此他再也不会怨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最平庸的人；
因为胆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动荡的时代里，
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
像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
中庸，保守，吝啬，自满，
把那穷僻的小村庄，
当做永世不变的王国；
从他的祖先接受遗产，
又把这遗产留给他的子孙，

不曾减少，也不曾增加！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可怜他的地方。

如今我的父亲，
已安静地躺在泥土里
在他出殡的时候，
我没有为他举过魂幡
也没有为他穿过粗麻布的衣裳；
我正带着嘶哑的歌声，
奔走在解放战争的烟火里……

母亲来信嘱咐我回去，
要我为家庭处理善后，
我不愿意埋葬我自己，
残忍地违背了她的愿望，
感激战争给我的鼓舞，
我走上和家乡相反的方向——
因为我，自从我知道了
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属于万人的
一个神圣的信仰。

1941年8月

少年行

像一只飘散着香气的独木船，
离开一个小小的荒岛；
一个热情而忧郁的少年，
离开了他的小小的村庄。

我不欢喜那个村庄——
它像一株榕树似的平凡，
也像一头水牛似的愚笨，
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而且那些比我愚蠢的人们嘲笑我，
我一句话不说心里藏着一个愿望，
我要到外面去比他们见识得多些，
我要走得很远——梦里也没有见过的地方：

那边要比这里好得多好得多，
人们过着神仙似的生活；
听不见要把心都舂碎的舂臼的声音，
看不见讨厌的和尚和巫女的脸。

父亲把大洋五块五块地数好，

用红纸包了交给我而且教训我！
而我却完全想着另外的一些事，
想着那闪着强烈的光芒的海港……

你多嘴的麻雀聒噪着什么——
难道你们不知我要走了么？
还有我家的老实的雇农，
你们脸上为什么老是忧愁？

早晨的阳光照在石板铺的路上，
我的心在怜悯我的村庄
它像一个衰败的老人，
站在双尖山的下面……

再见呵，我的贫穷的村庄，
我的老母狗，也快回去吧！
双尖山保佑你们平安无恙，
等我也老了，我再回来和你们一起。

秋天的早晨

在幽暗的山谷间
延河静静地流着
沿着山脚弯曲伸展
在田亩上放射银光

月亮已从山背回去
启明星闪耀在我们的山顶
四野响起雄鸡的晨唱
和接续的悠远的号声

秋天已沿着河岸来了——
披着稀薄的雾，带着微寒；
大豆萎黄了，荞麦枯焦了，
田亩上星散着收获物的堆积

金色的包谷米
铺在屋背的斜面上
从那边的磨房传出
齐匀的筛面的声音

农夫从打开的门里出来

背脊因劳苦而微微驼起
一边呛咳，一边扣着钮扣
缓慢地向畜棚走去

那肮脏而懒惰的猪突然跃起
从木栅里伸动它的鼻子
企望主人给它丰盛的早餐
用刺耳的尖叫表示欢喜

农夫却把关心放到驴子身上
因为它勤奋劳苦而又瘦削
他把昨晚为它切好的干草
和了豆壳倒进了石槽

于是他走到圆大的磨床旁边
用高粱秆扎的帚子扫着磨床
慢慢地抽完了一次旱烟之后
从屋檐上取下驴子的轭套

他又从屋里搬出一箩小米
快要溢出的是无数细小的金珠
伸出粗糙而干裂的手取了几颗
放到嘴里用黄色的大牙咬着

干脆的！太阳从山顶投下光芒
他驾好驴子，把小米倒上磨床
用力在驴子的股肉上一拍

把这金黄的日子辗动了……

长长的骡马队从土墙边过去
骡夫高声喝叱着，挥着鞭子
零乱而清新，铜铃在震响
那声音沿着河流慢慢远逝

这时候，在河流的彼岸
一个青年为清晨的大气所兴奋
在那悬崖的下面，迎着流水
唱着一支无比热情的歌曲

1941年10月4日

强盗和诗人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有一个幻想：
为了人间的混乱和不平
我想到群山里做一个强盗

我要向剥削人的去抢劫
戮杀欺侮弱者的恶棍
抗议袒护富人的法律
和犯罪的人们交往

在我所驰骋的地域上
没有寄生的王
也没有靠怜悯过活的乞丐
终止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每天在仗义的冒险里高歌

但是，现实解除了我的幻想
书籍毁去了我的健康
我终于爱上了流浪
让自己不安定的灵魂
彷徨在这陈腐的世界上

什么时候起
我被叫做“诗人”的？
想起来真要哭泣！
在巴拿斯山上我遗失了竹叶刀
拿叹息当歌唱
——一天一天地瘦萎

如今，我已临近青年的边界
平庸与安分向我装出鬼脸
但是——我要反叛啊！
旧世界依然激起我的愤恨

但愿“诗人”和“强盗”是朋友
当我已遗失了竹叶刀的时候
我要用这脱落了毛羽的鹅毛管
刺向旧世界丑恶的一切。

1941年10月30日晨

时 代

我站立在低矮的屋檐下
出神地望着蛮野的山岗
和高远空阔的天空，
很久很久心里像感受到了什么奇迹，
我看见一个闪光的东西
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
在天边带着沉重的轰响，
带着暴风雨似的狂啸，
隆隆滚辗而来……

我向它神往而又欢呼！
当我听见从阴云压着的雪山的那面
传来了不平的道路上巨轮颠簸的轧响
我的心追赶着它，激烈地跳动着
像那些奔赴婚礼的新郎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我不是弱者——我不会沾沾自喜，
我不是自己能安慰或欺骗自己的人
我不满足那世界曾经给过我的
——无论是荣誉，无论是耻辱
也无论是阴沉的注视和黑夜似的仇恨
以及人们的目光因它而闪耀的幸福
我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感到空虚
我要求更多些，更多些呵
给我生活的世界
我永远伸张着两臂
我要求攀登高山
我要求横跨大海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恨，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甚的——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1941 年 12 月 16 日晨

村 庄

我是一个海滨的省份的村庄的居民，
自从我看见了都市的风景画片，
我就不再爱那鄙陋的村庄了，
十五岁起我开始在都市里流浪，
有时坐在小酒店里想起我的村庄，
我的心里就引起了无尽的哀怜，
那些都市大街上的每一幢房子，
都要比我那整个的村庄值钱啊……
还有那些珠宝铺，那些大商场，
那些国货陈列所，
人们在里面兜一个圈子
也比在家乡过一生要有意思，
假若他不是一只松鼠
决不会回到那可伶的村庄。

我知道这是不公平的，背义的，
人们厌弃他们的村庄
像浪子抛开他善良的妻子，
宁愿用真诚去换取那些
卖淫妇的媚笑与谎话，
到头了两手插在空袋里踟躅在街边。

连傻子也知道那些大都市是一群吸血鬼——
它们吞蚀着：钢铁，木材，食粮，燃料
和成千成万的劳动者的健康；
千万个村庄从千万条路向它们输送给养……

我们所饲养的家畜被装进了罐头；
每天积蓄下来的鸡蛋被做成了饼干；
我们采集的水果，收割的大豆和小麦，
从来不会在我们家里停留太久；
还有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借了路费出发，
一年年过去，不再有回家的消息；
只让那些愚蠢和衰老的人们，
像乌柏树一样守住那村庄。

磨房和春臼的声音说尽了村庄的单调，
无聊的日子在鸡啼和犬吠声里过去；
偶然有人为了奔丧回到家乡时，
他的一只皮鞋就足够使全村的人看了眼红，
还有透明的烟嘴和发亮的表链，
会使得年轻的女人眼里射出光辉。

让那些一辈子坐在纺车旁边的老太婆，
和含着旱烟管讲着“长毛”故事的老汉们，
留在那里等他们的用楠木做的棺材吧！
让童养媳用手拍着那呛咳的老妇的背吧！
让那些胆怯得像老鼠的人在豆腐店的前面吹牛吧！
让盲眼的算命人弹着三弦走进茅屋去吧！

倒霉的村庄呀，年轻的人谁还喜欢你呢？
他们知道都市里的破卡车都比你要神气
——大笑着，奔跳着，又叫嚣着
从洋行和公司前面滚过……

要到什么时候我的可怜的村庄才不被嘲笑呢？
要到什么时候我的老实的村庄才不被愚弄呢？
什么时候我的那个村庄也建造起小小的工厂，
从明洁的窗子可以看见郁绿的杉木林，
机轮的齐匀的鸣响混在秋虫的歌声一起？
什么时候在山坡背后突然露出了一个烟囱，
从里面不止地吐出一朵一朵灰白色的烟花？
什么时候人们生活在那里不会觉得卑屈，
穿得干净，吃得饱，脸上含着微笑？
什么时候，村庄对都市不再怀着嫉妒与仇恨，
都市对村庄也不再怀着鄙夷与嫌恶，
它们都一样以自己的智力为人类创造幸福，
那时我将回到生我的村庄去，
用不是虚饰而是真诚的歌唱
去赞颂我的小小的村庄。

1941年12月27日

给 太 阳

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
看见你的光辉就高兴；
——虽然昨夜我还是困倦，
而且被无数的恶梦纠缠。

你新鲜，温柔，明洁的光辉，
照在我久未打开的窗上，
把窗纸敷上浅黄如花粉的颜色，
嵌在浅蓝而整齐的格影里。

我心里充满感激，从床上起来，
打开已关了一个冬季的窗门，
让你把金丝织的明丽的台巾，
铺展在我临窗的桌子上。

于是，我惊喜地看见你；
这样的真实，不容许怀疑，
你站立在对面的山巅，
而且笑得那么明朗——

我用力睁开眼睛看你，
渴望能捕捉你的形象——

多么强烈！多么恍惚！多么庄严！
你的光芒刺痛我的瞳孔。

太阳啊，你这不朽的哲人，
你把快乐带给人间，
即使最不幸的看见你，
也在心里感受你的安慰。

你是时间的锻冶工，
美好的生活的镀金匠；
你把日子铸成无数金轮，
飞旋在古老的荒原上……

假如没有你，太阳，
一切生命将匍匐在阴暗里，
即使有翅膀，也只能像蝙蝠
在永恒的黑夜里飞翔。

我爱你像人们爱他们的母亲，
你用光热哺育我的观念和思想——
使我热情地生活，为理想而痛苦，
直到我的生命被死亡带走。

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
今天，我想到山巅上去，
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
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

太阳的话

打开你们的窗子吧
打开你们的板门吧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进到你们的小屋里

我带着金黄的花束
我带着林间的香气
我带着亮光和温暖
我带着满身的露水

快起来，快起来
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
睁开你的被睫毛盖着的眼
让你的眼看见我的到来

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
打开它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
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
温暖和露水撒满你们心的空间。

1942年1月14日

我的职业

前年秋天我住在重庆一个被炸弹炸去了一个墙角的小洋房里，那个房子的旁边和后面都是委员和部长的住宅。

在一次宴会时，我遇见了一个住在后面洋房里的副部长，他正和我的朋友——那秃头的批评家谈天，他说：“听说在我家前面的房子里住了一个失业的人。”我的朋友马上说：“你前面住的就是艾青先生——他是诗人。”那副部长现出不安的样子。我笑着。

“没有职业的人，”这大概是一种耻辱。

人应该有职业，马应该有鞍子，
有钱人家的狗都在公安局登记；
没有职业的人就只配躺在街头，
让警察把你抓去关在看守所里，
“凡是没有住处的，都有罪犯的嫌疑”。

是的，我没有职业——在政府里没有亲戚。

我不在什么部里和委员会里签到；
没有从安了铁栅的窗口领薪水，盖戳子；
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在公司里没有投资；
不能穿上呢质的中山服，坐进汽车，
到纪念周上去训示关于抗战的问题。

但是“没有职业的人”，竟那么多，那么多，
排成长长的队伍在“平价米公卖处”的前面，
枯干的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张居民证，
有时从早晨空着肚子一直等到黄昏；
警察在旁边握着警棍在“维持秩序”，
街道上奔驰着委员和部长们的汽车……

没有钱的不能买米，有钱的买不到米；
于是有关粮食问题的部长作了一次演讲，
他说“买不到米的，可以买米仁，米仁比米补些，
我每天早晨吃的就是红枣米仁煮的稀饭。”
他很惊奇人民的无知，愚蠢，与固执，
说完躺上滑竿，四个人抬走那肥胖的身体。

过了几天，这部长发明了“维他命西餐”，
宣传说很“经济”，每客只花三十多块钱，
部长开了一次宴会，特别请了许多要人，
吃的就是他“发明”的经济维他命西餐；
吃完了，部长很体面地说了几句话：
“为了实行节约，要大家极力推荐。”

太太们坐飞机在最秘密的地方带走金条；
聪明的小姐们都买了很多的外汇；
有的部长囤积香烟，有的囤积粮食；
每样日常用品也都占有一个仓库，
各种东西都假装是清白的闺女，

等着一个足够使她倾心的价格。

印钞票的机器成天疯狂地滚转，
连在夜间也不停止它兴奋的叫声；
彩纸的河流从国家银行走向市场，
人们眩目地看见：五元、十元、百元……
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形成比赛——
看谁做得更彻底、更深刻、更有气魄！

通货像冥锭，市场像打清醮，
在通货和物价后面跟着人潮，
他们和那种比赛形成更大的比赛；
没有职业的人更多，买米的队伍更长，
米更少，等买米的时间更久了，
“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跟着增添。

我虽然不是宿命论者，却相信“规律”
假如有一天通货真的变成冥锭，
嚣乱的市场真的变成醮场，
人们拥挤，叫嚷，呼冤，像无数孤魂，
每个孤魂伸出一只饥饿而固执的手，
不知道阎罗王用什么话把他们赶走？

在这样的国家里，我是一个“诗人”，
虽然没有职业，却也不想去找了。
我每天去写出一些不忍隐瞒的事情，
无非想使失去理性的重新得到理性；

我知道我的工作不会使你们欢喜，
因此你们常常用笔涂改我的诗篇。

1942年1月15日

河(一)

河流呀
你奔跑着又跳跃着
越过莽野又跌下崖壁
从不休息也不畏惧
你要到哪儿去呢？

我要到东方去——
那边有辽阔的海洋
有蛮野的波涛
有莫测的危险与深奥
有精疲力竭后的
月夜似的平静。

1942年2月1日

河(二)

沿着寒夜的河边
我听见河水哗哗地流着
好像一群喧闹的夜行者
一边行走，一边歌唱
它们在这冷寂的夜晚
从冰层的下面
不止地奔向远方……

一切都已入睡了
但河水依然兴奋地流着
经过广大的黑暗的地域
一直奔向黎明。

1942年2月27日

黎明的通知

为了我的祈愿
诗人啊，你起来吧

而且请你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

说我已踏着露水而来
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借你正直人的嘴
请带去我的消息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
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

请他们来欢迎我——
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

打开所有的窗子来欢迎
打开所有的门来欢迎

请鸣响汽笛来欢迎
请吹起号角来欢迎

请清道夫来打扫街衢
请搬运车来搬去垃圾

让劳动者以宽阔的步伐走在街上吧
让车辆以辉煌的行列从广场流过吧

请村庄也从潮湿的雾里醒来
为了欢迎我打开它们的篱笆

请村妇打开她们的鸡埘
请农夫从畜棚牵出耕牛

借你的热情的嘴通知他们
说我从山的那边来，从森林的那边来

请他们打扫干净那些晒场
和那些永远污秽的天井

请打开那糊有花纸的窗子
请打开那贴着春联的门

请叫醒殷勤的女人
和那打着鼾声的男子

请年轻的情人也起来
和那些贪睡的少女

请叫醒困倦的母亲
和她身边的婴孩

请叫醒每个人
连那些病者与产妇

连那些衰老的人们
呻吟在床上的人们

连那些因正义而战争的负伤者
和那些因家乡沦亡而流离的难民

请叫醒一切的不幸者
我会一并给他们以慰安

请叫醒一切爱生活的人
工人, 技师以及画家

请歌唱者唱着歌来欢迎
用草与露水所渗合的声音

请舞蹈者跳着舞来欢迎
披上她们白雾的晨衣

请叫那些健康而美丽的醒来
说我马上要来叩打她们的窗门

请你忠实于时间的诗人
带给人类以慰安的消息

请他们准备欢迎，请所有的人准备欢迎
当雄鸡最后一次鸣叫的时候我就到来

请他们用虔诚的眼睛凝视天边
我将给所有期待我的以最慈惠的光辉

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河 边 诗 草(五首)

歌

像初升的阳光刺击着
我的心充塞着青春的欢乐啊！
我在山巅上唱着粗野的歌
唱着没有拍节的没有词句的歌
唱着一些从心里流出的自由的歌
我一边唱一边从山上飞奔而下
歌声像风一样愉快地飘扬

一个农夫从山脚上来
背了犁耙牵了一头母牛
年轻的母牛呵，要做母亲的母牛
奇怪啊，那母牛突然停住了脚步
朝向我睁着眼竖起了耳朵
听着我的粗野的歌

新 苗

那些焚烧树林的都离开此地了
他们遗留下荒凉让我们开垦

我们耕耘，我们碎土，我们播种，
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大豆与小麦

太阳依然照着我们的土地
雨露依然给我们滋润
如今我们的种子已从温暖里醒来
含着绿色的微笑露出在地面

呼 唤

从深幽的山谷里
又传出布谷鸟的殷勤的呼唤了：
“春雷响过了
雨也下过了
土地也松了
勤奋的人们呵
快快地播种吧……”

布谷鸟它看尽了中国农民的日常苦恼
也看见了辛勤所得的收获
永远落在懒惰的人们的手里
它的咽喉被泪水所润泽
歌声是悠远而充满抑郁

在江南，现在它又在呼唤了
“田里的水很多了
溪里的鱼都在跳跃了

连芥菜也长大了
忠实的人们呵
快快插秧吧……”啊

羊 群

小小的绿色的斜坡上
布满了白色的柔和的羊群

它们的身体慢慢地移动
慢慢地涌着柔和的波浪

它们一边走一边吃草
静寂里发出细微而愉快的声音

羔羊在鸣叫母羊在应和
晴空里浸沐爱情

黄昏,阳光在它们的背上
披上了崭新的和平

旗

鲜艳的红色的方布上
缀着金色的斧头镰刀
被阳光浸浴着
被风吹拂着

旗、庄严地飘荡着
在亚洲的广阔的土地上

人类解放的信号
旧世界崩坍的标记
眼泪所栽培的欢笑
血所灌溉的花朵
旗，欣喜地飘荡着
在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上

1942年4月

野 火

在这些黑夜里燃烧起来
在这些高高的山巅上
伸出你的光焰的手
去抚拍夜的宽阔的胸脯
去抚拍深蓝的冰凉的胸脯
从你的最高处跳动着尖顶
把你的火星飞飏起来
让它们像群仙似的飘落在
那些莫测的黑暗而又冰冷的深谷
去照见那些沉睡的灵魂
让它们即使在缥缈的梦中
也能得到一次狂欢的舞蹈

在这些黑夜里燃烧起来
更高些！更高些！
让你的欢乐的形体
从地面升向高空
使我们这困倦的世界
因了你的火光的鼓舞
苏醒起来！喧腾起来！
让这黑夜里的一切的眼

都在看望着你
让这黑夜里的一切的心
都因了你的召唤而震荡
欢笑的火焰呵
颤动的火焰呵

听呀从什么深邃的角落
传来了那赞颂你的瀑布似的歌声……

1942年 陕北

风 的 歌

我是季候的忠实的使者
报告时序的运转与变化
奔忙在世界上

寂静的微寒的二月
我从南方的森林出发
爬上险峻的山峰
走过潮湿的山谷
渡过湖沼与江河
带着温暖与微笑
沿途唤醒沉睡的生物

山巅的积雪溶化了
结冰的河流解冻了
黑色的土地吐出绿色的嫩芽
百鸟在飘动的树枝上歌唱
忧愁从人们脸上消失
含笑的眼睛
看着被阳光照射的田野
布谷鸟站的山岩上
一阵阵一阵阵地叫唤

殷勤地催促着农人
把土地翻耕
把河水灌溉
向田亩播撒种子

晴朗的发光的五月
我徘徊在山谷和田野
河流因我的跳跃激起波浪
池沼因我的漫步浮起皱纹
午后，我疾行在悬崖的边沿
晚上，我休息在森林

我是云的牧人
带领羊群一样的白云
放牧在碧蓝的晴空
从上空慢慢移行
阴影停留在旷野

我是雨的引路人
当大地为久旱所焦灼
我被发怒的乌云推拥
带着急喘，匆忙地
跃上山崖、跳下平野，
疾驰在闪电、雷、雨的前面
拍击着门窗，向人们呼喊：
“大雷雨要来了！”
大雷雨要来了！”

成熟的丰盛的八月
挂满稻草的杉树林里
在草堆上微睡之后
走过收割了的田亩
到山脚下的乡村
裹着头巾的农妇
向我发出欢呼
当她们在广场上
高高地举起筛子
摆动风车的扇柄
我就以我的敏捷
帮助这些勤奋的人
把谷壳和米糠吹散出来

起雾和下雨的日子
我走在阴凉的大气里
自然在极度的繁华之后
已临到了厌倦
曾经美丽的东西
都已变成枯萎
飞鸟合上翅膀
鸣虫停止叫唤
我含着伤感
摇落树上欲坠的残叶
打扫枯枝狼藉的院子
推倒被秋雨淋成乌黑的篱笆

挨家挨户督促贫苦的人们
赶快更换屋背上的茅草
上山砍伐冬季的燃料
因为我知道，对于他们
更坏的日子还在后面

阴暗的忧郁的十一月
带着寒冷的雨滴
我离开遥远的北方

有时，在黄昏
穿过荒凉的旷野
我走近一家茅屋
从窗户向里面窥探
一个农夫和他的妻子
对着刚点亮的油灯
为不曾缴纳税租而愁苦
一听见外面有了声音
就突然打了一个寒噤

当我从摩天的山岭经过
盲眼的老人跟我下来
他是季候的掘墓人
以嫉妒为食粮
以仇恨为饮料
他的喘息侵进我的灵魂
自从他和我同路以来

我就不再有愉快了
我抖索着，牵着他枯干的手
慢慢地从山上走下平原
沿着我来的路向南方移行
四周，看不见人影和兽迹
万物露出惨愁的样子
这个老人！他一边扶着我
一边用痉挛的手摸索
他的手指所触到的东西
都起了一阵可怕的寒颤
他的脚一伸到河流
河水就成了僵冻
他睁着灰白无光的眼睛
不断地从嘴里吐出咒语：
“大地死了……大地死了……”
于是他散播着雪片
抛掷着雪团
用一层厚厚的白雪
裹住大地的尸身
当我极目远望时
我也不禁伏倒在山岩上啜泣……

尾 声

等一切生物经过长期的坚忍
经过悠久的黑暗与寒冷的统治
我又从南方海上的一个小岛起程

站在那第一只北航的船的布帆后面
带着温暖和燕子、欢快和花朵
唱着白云的柔美的歌
为金色的阳光所护送
向初醒的大地飞奔……

1942年9月6日

献给乡村的诗

我的诗献给中国的一个小小的乡村——
它被一条山岗所伸出的手臂环护着。
山岗上是年老的常常呻吟的松树；
还有红叶子像鸭掌般撑开的枫树；
高大的结着戴帽子的果实的榛子树
和老槐树，主干被雷霆劈断的老槐树；
这些年老的树，在山岗上集成树林，
荫蔽着一个古老的乡村和它的居民。

我想起乡村边上澄清的池沼——
它的周围密密地环抱着浓绿的杨柳，
水面浮着菱叶、水葫芦叶、睡莲的白花。
它是天的忠心的伴侣，映着天的欢笑和愁苦；
它是云的梳妆台，太阳、月亮、飞鸟的镜子；
它是群星的沐浴处，水禽的游泳池；
而老实又庞大的水牛从水里伸出了头，
看着村妇蹲在石板上洗着蔬菜和衣服。

我想起乡村里那些幽静的果树园——
园里种满桃子、杏子、李子、石榴和林檎，
外面围着石砌的围墙或竹编的篱笆，

墙上和篱笆上爬满了莠萝和纺车花：
那里是喜鹊的家，麻雀的游戏场；
蜜蜂的酿造室，蚂蚁的堆货栈；
蟋蟀的练音房，纺织娘的弹奏处；
而残忍的蜘蛛偷偷地织着网捕捉蝴蝶。

我想起乡村路边的那些石井——
青石砌成的六角形的石井是乡村的储水库，
汲水的年月久了，它的边沿已刻着绳迹，
暗绿而濡湿的青苔也已长满它的周围，
我想起乡村田野上的道路——
用卵石或石板铺的曲折窄小的道路，
它们从乡村通到溪流、山岗和树林，
通到森林后面和山那面的另一个乡村。

我想起乡村附近的小溪——
它无日无夜地从远方引来了流水
给乡村灌溉田地、果树园、池沼和井，
供给乡村上的居民们以足够的饮料；
我想起乡村附近小溪上的木桥——
它因劳苦削瘦得只剩了一副骨骼，
长年地赤露着瘦长的腿站在水里，
让村民们从它驼着的背脊上走过。

我想起乡村中间平坦的旷场——
它是村童们的竞技场，角力的摔跤的地方，
大人们在那里打麦，攢豆，颍谷，筛米……

长长的横竹竿上飘着未干的衣服和裤子；
宽大的地席上铺晒着大麦、黄豆和荞麦；
夏天晚上人们在那里谈天、乘凉，甚至争吵，
冬天早晨在那里解开衣服找虱子、晒太阳；
假如一头牛从山崖跌下，它就成了屠场——

我想起乡村里那些简陋的房屋——
它们紧紧地挨挤着，好像冬天寒冷的人们，
它们被柴烟熏成乌黑，到处挂满了尘埃，
里面充溢着女人的叱骂和小孩的啼哭；
屋檐下悬挂着向日葵和萝卜的种子，
和成串的焦红的辣椒，枯黄的干菜；
小小的窗子凝望着村外的道路，
看着山峦以及远处山脚下的村落。

我想起乡村里最老的老人——
他的须发灰白，他的牙齿掉了，耳朵聋了。
手像紫荆藤紧紧地握着拐杖，
从市集回来的村民高声地和他谈着行情；
我想起乡村里最老的女人——
自从一次出嫁到这乡村，她就没有离开过，
她没有看见过帆船，更不必说火车、轮船，
她的子孙都死光了，她却很骄傲地活着。

我想起乡村里重压下的农夫——
他们的脸像松树一样发皱而阴郁，
他们的背被过重的挑担压成弓形，

他们的眼睛被失望与怨愤磨成混沌；
我想起这些农夫的忠厚的妻子——
她们贫血的脸像土地一样灰黄，
她们整天忙着磨谷，舂米，烧饭，喂猪，
一边纳鞋底一边把奶头塞进婴孩啼哭的嘴。

我想起乡村里的牧童们，
想起用污手擦着眼睛的童养媳们，
想起没有土地没有耕牛的佃户们，
想起除了身体和衣服之外什么也没有的雇农们，
想起建造房屋的木匠们、石匠们、泥水匠们，
想起屠夫们、铁匠们、裁缝们，
想起所有这些被穷困所折磨的人们——
他们终年劳苦，从未得到应有的报酬。

我的诗献给乡村里一切不幸的人——
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记起他们，
记起那些被山岭把他们和世界隔开的人，
他们的性格像野猪一样，沉默而凶猛，
他们长久地被蒙蔽，欺骗与愚弄；
每个脸上都隐藏着不曾爆发的愤恨；
他们衣襟遮掩着的怀里歪插着尖长快利的刀子，
那藏在套里的刀锋，期待着复仇的来临。

我的诗献给生长我的小小的乡村——
卑微的，没有人注意的小小的乡村，
它像中国大地上的千百万的乡村。

它存在于我的心里，像母亲存在儿子心里。
纵然明丽的风光和污秽的生活形成了对照，
而自然的恩惠也不曾弥补了居民的贫穷，
这是不合理的：它应该有它和自然一致的和谐；
为了反抗欺骗与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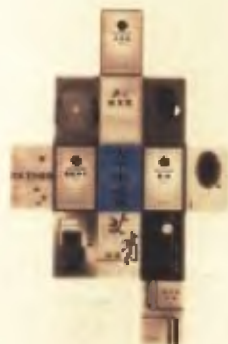
1942年9月7日

大學生必讀

ISBN 7-02-003605-8



9 787020 036059 >



ISBN 7-02-003605-8 I · 2743
定价 18.00元